

# 「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

許雪姬\*\*

## 摘要

臺灣光復致敬團是 1946 年 3 月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丘念台，有鑒於戰後臺灣對中央的疎隔，臺人對臺灣政治的失望，為了促進雙方的理解，乃籌組臺灣光復謝恩團（後改為臺灣光復致敬團）希望有效地化解雙方間的隔閡。由於籌備、募款都不順利，加上行政長官陳儀在 8 月該團即將出發之際予以阻撓，使該團是否完成其任務增添了變數。

本文利用臺灣光復致敬團代表團團員林獻堂、葉榮鐘、李建興的日記，丘念台的回憶錄，張吉甫的片斷紀錄，加上當時報紙的報導，來探討臺灣光復致敬團是否達成了三項主要的目標：一、謁拜中山陵；二、向蔣主席及中央各首長致敬並寄贈捐款給國軍將士遺族；三、祭拜黃陵；對往後臺灣的政局有否產生重要的影響？參加團員的代表性又如何？雖然團員原想要「陳情」中央，希望對臺灣政局有所改善，最終卻只能參觀旅行和「致敬」，不過團員卻也利用這次得來不易的機會表達臺灣人的立場，發表對懲治臺人「漢奸」的意見，有助於促進中央對臺灣的瞭解。

關鍵詞：臺灣光復致敬團、丘念台、林獻堂、漢奸審判

---

\* 本文曾以〈由四種日記看「臺灣光復致敬團」始末〉，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 年 8 月 19-20 日。承鄭梓教授指正獲益良多，上文經修改，減去許多篇幅後，以〈交流與再認識：談「臺灣光復致敬團」〉為題，發表於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福建省海峽文化研究會、福建教育出版社聯合舉辦，「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0 月 8-9 日。承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李祖基教授指正，謹致謝意。本文乃第三次修定稿，承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使本文有再次修正的機會，謝謝！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0 年 10 月 5 日；通過刊登：2011 年 1 月 7 日。

- 一、前言
  - 二、籌組的緣起及經過
  - 三、行程中的重要拜會與所談的主題
  - 四、致敬團的結束與其影響
  - 五、結論
- 

##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被國民政府視為中國收復的失土，派軍政人員前來接收，由於兩岸隔閡已久，加上接收產生的弊端，在外臺人返鄉不易，失業嚴重，使得臺灣人普遍對「祖國」失望，兩者間的縫隙越來越深，為了加深雙方的理解，使中華民國政府了解臺灣人的看法；也讓臺灣人進一步瞭解「祖國」，丘念台乃出面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

這次致敬團的活動，舉凡在上海、南京、西安與中央各部會首長，及地方官員見面，所談論的問題，卻也意義重大。林獻堂本視為「陳情」之行，<sup>1</sup> 丘念台則勸林獻堂前往「南京會中央諸要人，庶免在臺灣受壓逼」，<sup>2</sup> 但因受行政長官陳儀嚴重警告，使此行只能算是「致敬」之行。到底組致敬團用意何在？如何組成？他們對親眼所見的祖國有何所感？與中央大員談論了哪些問題？是否達到致敬團的目的？而此致敬團對往後臺灣政局是否產生影響？凡此種種都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

<sup>1</sup> 林獻堂回臺後，在 6 日下午由省參議會、臺北市議會等社團主辦，舉行歡迎茶會，他報告說：「……本省各界要求本人向中央陳述臺胞希望，但本團使命為致敬團並非陳情，是故未能詳細述及，將來必以參政員資格發表。」可見一斑。參見〈歡迎光復致敬團省各界 昨假中山堂舉行 團員相繼談述此行觀感〉，《民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

<sup>2</sup> 這是丘念台勸林獻堂參加致敬團的說辭，這時林獻堂還沒有決定參加。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6 月 7 日，頁 204。

研究臺灣光復致敬團的重要資料，首推日記，即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sup>3</sup>、葉榮鐘〈臺灣光復致敬團旅行日記〉<sup>4</sup>、李建興〈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sup>5</sup>以及丘念台《嶺海微飆》中第四章第三節〈組織臺灣光復致敬團〉<sup>6</sup>。

除了上述四種日記外，還有戰後初期發行的報紙，如《民報》、《大明報》、《人民導報》、《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以及致敬團一行經過之地的報紙，如《僑聲報》（上海），以及林忠的《光復前後史料概述》。上述報社或直接引用中央社西安、南京、上海的報導，而《中華日報》曾分別在1946年9月17日、10月4日刊出屏東市參議會議長張吉甫由上海到飛西安前的報導；上海《僑聲報》分別在9月19日、25日刊出〈臺灣致敬團在西安〉、〈西安福建同鄉會歡迎臺灣致敬團紀盛〉，值得參考。〈蔣介石日記〉是現在正熱門的史料，可惜接見致敬團的資料極有限。楊肇嘉身後留有大量資料，其中亦有致敬團的相關資料，由於尚未正式開放，因而未能使用，不無遺憾。

有關臺灣光復致敬團的研究在戴振豐的碩士論文〈葉榮鐘與臺灣民族運動（1900-1947）〉<sup>7</sup>、周俊宇的碩士論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sup>8</sup>均略有提及，但未見有以此主題為研究的論文。

<sup>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月29日至10月5日，頁302-369。

<sup>4</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上冊，頁239-266。除日記外，尚有〈林獻堂氏代表臺灣光復致敬團一行發表談話〉、〈臺灣光復致敬團鳴謝狀〉、〈臺灣光復致敬團「祭黃陵文」〉、〈臺灣光復致敬團南京拜會名單〉，參見葉榮鐘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早年文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頁359-366。

<sup>5</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中外雜誌》33:1（1983年1月），頁91-100。

<sup>6</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臺南：中華日報社，1976），頁258-281。該書中第四章第三節雖非日記，但丘當時顯然隨手記下每天的大事，因此在這一節中，有8月24日、8月29-31日、9月1日、9月2-5日、9月8日、9月11日、9月17日、9月23-24日、9月30日、10月1日、10月5日當日行事的詳細記載，因之似可視之為廣義的日記。有關丘念台的《嶺海微飆》，戴國輝說丘念台曾在日本告訴他，書中有很多話不是他說的，或者不是他願意說的，當前不便公開點出來加以匡正；丘念台的秘書林憲也同意這種說法。見戴國輝，〈龍與臺灣史研究：與張光直對談於臺北圓山飯店〉，收於戴國輝著、林彩美主編，《戴國輝文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書局，2002），第八冊：臺灣史對話錄，頁193-207。由於丘念台、戴國輝兩位先生都已作古，無法進一步了解本文使用的部分是否有不真實之處。此外，林獻堂逝世後，丘念台在〈追懷獻堂先生〉一文中，第二節談〈獻堂先生與臺灣光復致敬團〉，亦有所說明。參見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頁15-22。

<sup>7</sup> 戴振豐，〈葉榮鐘與臺灣民族運動（1900-194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97-101。他主要的論點是這是右派民族主義集團繼「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又一舉動，主要在解釋臺人在日本統治下仍努力抗日、心懷祖國，另則提出臺灣政治的問題與解決的方向。

<sup>8</sup> 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46-148。

本文擬先探討致敬團組團的原因、經過，三大任務的實踐，致敬團在中國大陸的見聞及與中央官員討論何種問題，最後探討致敬團此行是否產生了什麼影響。

## 二、籌組的緣起及經過

丘念台以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和臺灣省的監察委員身分回到臺灣，他立刻覺察到「本外省人感情之疎隔」正如徐瓊二在《臺灣の現實を語る》一書中所言，生活狀況日益惡化，導致臺灣人對中央逐漸由希望到失望。<sup>9</sup> 在丘念台看來，必須盡速彌補雙方的裂縫，以免擴大。因此他在 1946 年 3 月初回臺後，即在 3 月底開始籌劃致敬團的種種。

### (一) 發端

丘念台回臺後即展開全臺視察的工作，<sup>10</sup> 3 月底，他由苗栗到霧峰拜訪林獻堂，林在日記上寫著：「他之來也，蓋為鼓舞全臺出代表者二十三名往南京，對蔣主席答禮派李文範為特使來宣慰，及表光復感謝之意。」<sup>11</sup> 臺灣光復致敬團的發端由此而始，丘念台在《嶺海微飆》中卻說 6 月起，他才開始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何以林的日記寫在 3 月底，而丘卻說在 6 月，可能有幾個原因，因一開始組的團叫「臺灣光復謝恩團」，<sup>12</sup> 亦即原先謝恩團是要答謝中央派李文範為特使來臺宣慰，<sup>13</sup> 一則要感謝中央領導抗日戰勝，光復臺灣。但越到後來，答謝李文範來臺宣慰之事已不再提起，只重在「謝恩」祖國使臺灣得以光復。但丘從 3 月底已展開籌款的工作，因此林獻堂如實地記載 3 月，而丘念台說的 6 月是改成「臺灣光復致敬團」的時日。

<sup>9</sup> 徐瓊二（淵琛），〈本·外省人感情的疎隔〉，《臺灣の現實を語る》（臺北：大成企業局出版部，1946），頁 73-75。

<sup>10</sup> 〈丘念台視察臺東〔中〕各地〉，《中華日報》，1946 年 3 月 7 日，第 2 版。

<sup>1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3 月 31 日，頁 114。

<sup>12</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61。

<sup>1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3 月 31 日，頁 114。但一般對李此行評價不高，林獻堂在本年 2 月 11 日見李文範特使時，只說他「今年六十三，身體頗弱。」不及其他。

如眾所周知，一個團體要成行，經費必不可少，若未募得經費，則難以成行，但到底要募多少？派誰為代表？則是一件棘手的事。由事後的發展看來，籌款並非只為旅費，而是要募「獻金」，亦即向三軍將士、中央蔣主席等「獻金」。按獻金給祖國，以求得諒解，這種觀念和作法是戰後臺灣人一種為改善自己處境、保住生命財產必要的付出，甚至可以說是贖罪的表現，都由半山發起。

戰後的上海，當臺人惶惶不知未來的命運時，半山謝南光的到來，向在上海的楊肇嘉建議組臺灣同鄉會，並向對上海臺灣人的命運有決定權的湯恩伯（第三方面軍）送感謝狀，並「樂捐一些錢，獻金給軍方，定可改變臺人在上海的窘境。」當將錢、感謝狀送達時，只見到副官，獻金則被「沒收」之後完全沒有下文。<sup>14</sup> 不僅上海，在東北的臺灣人，在蘇軍四路進攻滿洲時，在長春二道河開業的醫生袁樹泉等臺人，決定到新立城避難。等一切穩定後，同鄉會乃開會決定獻金慰問警察及自衛團，共集資 4,000 元，求他們「十分保護」，以確保臺灣人家小的安全。<sup>15</sup> 這也可算是一種「保護費」。這種獻金法，丘念台在廣州附近也曾做過，為了讓廣州附近的實力軍人善待臺人，也能使居留在該處的臺僑表達効力政府的意志，丘念台乃要臺人自動獻金，將這些錢分送給：1. 第二方面軍張發奎勞軍儲蓄券 100 萬元；2. 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救濟廣東難民捐款儲蓄券 100 萬元；3. 廣州市市長陳策救濟難民款 50 萬元；4. 廣州市警察局長李國俊警用腳踏車 75 架。除省政府外全部收下，張發奎還因此召見臺僑，親自接受獻金，臺人代表都感動得流下淚來。<sup>16</sup> 在福建，1945 年國慶日，臺灣省黨部委員郭天乙代表臺人向廈門市政府捐獻 50 萬元。<sup>17</sup> 其籠絡討好之意，明顯可見。

由以上所舉的例子可見，丘念台要在臺灣複製廣東模式，要臺人捐款勞軍或給相關單位，做為久別重逢的禮物、做為贖罪款。但時值戰後，百業凋蔽，如何募款對丘而言就是一大挑戰。

---

<sup>14</sup>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台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 57。

<sup>15</sup> 徐水德，〈徐水德先生日記〉，收於許雪姬訪問，《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257。

<sup>16</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42。

<sup>17</sup> 〈廈門市臺灣同鄉會發起籌備以至成立週年會務概況及將來計畫與建議報告書〉，收於福建省檔案館、廈門市檔案館編，《閩臺關係檔案資料》（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頁 191-192。

## (二) 籌募經費

據《灌園先生日記》所載，3月31日丘在霧峰已邀請相關人士來商量，<sup>18</sup> 4月3日在臺中的會議，丘念台提出他的具體想法與要達成的兩大目標，一是選25名代表前往南京向蔣主席表致謝之意，二是募臺幣150萬元以寄贈將士遺族、醫院、教育部、黨部，為了盡速完成，要設籌備委員來募款。<sup>19</sup> 除了用攤派的方式籌集外，<sup>20</sup> 也採自由捐款，如6月9日在臺中市民會館的協議會中，有30人參加，林獻堂當場捐2萬元、黃朝清1萬元，其餘或3,000或2,000元，當天共募6萬餘元。<sup>21</sup> 丘念台此後南來北往去募款及勸導前往致敬的代表。在代表人選上，起初似未顧及當時最重要的臺人民意代表——省、縣、市參議員，林獻堂不能不予以提醒。<sup>22</sup> 到底在何時募足了款呢？並無資料顯示，但募款工作並非全然順利，首先是實質的問題，戰後人民生活困苦，要一般人廣泛的捐款有困難；用派捐分攤，以當時的處境亦相當為難，以霧峰為例，4月18日在霧峰頂竹圍發生大火，<sup>23</sup> 共損失千餘萬元，林家各房捐款，開始協助賑災的工作；<sup>24</sup> 當時霧峰除遭火災之一事外，由於戰後治安不佳，而雇請義勇警察隊維持治安，之後為了解散該隊，也需向村民徵收款項，才能和平解散；<sup>25</sup> 新竹縣長劉啟光發起救恤臺灣先烈遺族，也派人四處題緣，<sup>26</sup> 再加上致敬團的募款，不只是分區派捐，還有趁集會時自由寄贈，<sup>27</sup> 在這些狀況下，募款進行並不十分順遂。丘念台並未說明上述情形，他認為募款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有些「見淺頑固」的人，不滿時政，認為政府上下

<sup>18</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3月31日，頁114。

<sup>1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4月3日，頁119。

<sup>20</sup> 林獻堂到霧峰鄉公所去看鄉長林水來、副鄉長林元吉，告訴他們謝恩團要募集捐款，霧峰鄉要出1萬2,000元；又6月3日在鄉公所開會時，提及謝恩團的募款，林決定出1萬元，其他由個人樂捐。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4月6日，頁122；6月3日，頁200。

<sup>2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6月9日，頁207。

<sup>2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6月2日，頁198。

<sup>2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4月18日，頁138。

<sup>2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4月20日，頁140。林獻堂5萬、階堂3萬、垂訓2萬、大安會社5萬，又擬向林烈堂勸捐5萬。

<sup>2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4月26日，頁148；6月3日，頁200。

<sup>26</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6月2日，頁198。林獻堂在李喬松的勸募下交出1萬元。

<sup>2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6月3日，頁200；6月9日，頁207。林獻堂在霧峰攤捐1萬元，在臺中市民館又出2萬元。

都一樣糟，沒有表達致敬的必要，更不願獻金。募款時，有錢人往往不肯出錢，尤其當過日本人御用紳士的富戶，不僅不捐，還出面阻止他人獻金，願意出錢的反而是智識世家，或熱愛國族的清寒者。<sup>28</sup> 到了8月下旬丘念台認為募款已告一段落，究竟募款多少？據載為臺幣200萬元，130萬元做為獻金，70萬元則做為致敬團的相關開銷；<sup>29</sup> 不過參加者的旅費則是自付，一人約臺幣3萬5,000元。<sup>30</sup>

這些款項主要用在「慰勞抗戰陣亡家屬及補助建設新國防、黨務、教育。」用以表達「祖國長期抗戰八年，臺省同胞未克出力，……旨在表達臺胞愛國之熱忱。」<sup>31</sup> 那麼這筆錢如何分配？不論任經濟事務<sup>32</sup> 的李建興沒有留下款項支用的情形，就是做為領隊的丘念台亦無一語及之，更不用說葉榮鐘了。幸好《灌園先生日記》做了部分交代，主要可能是他做為代表獻金，及他對錢項的謹慎，因此記在日記中。這筆錢先是將臺幣130萬（當時臺幣與法幣值為1比40，故為法幣5,200萬元）匯往上海，9月13日致敬團離開西安前夕，贈100萬元給胡宗南長官處做為傷疾軍人救恤金，到陝西省政府贈百萬元做為教育費，贈陝西黨部50萬元做為黨員救恤。<sup>33</sup> 9月29日捐獻給中央黨部1,000萬元，<sup>34</sup> 9月30日獻給蔣介石5,000萬元，<sup>35</sup> 此外在西安候飛機不到，當晚到易俗社看秦腔戲劇，因劇場有大書「歡迎臺灣致敬團」，因此林獻堂賞之2萬元<sup>36</sup>（也許不是公費）。總之上述捐出各單位的數字合計為6,250萬元，比原估算捐得還多。

<sup>28</sup> 丘念台，《嶺海微瀾》，頁261-262。

<sup>29</sup> 〈臺灣光復致敬團 第一批四千萬元已匯出 接運瓊島臺胞刻趕辦中〉，《民報》，1946年7月27日，晨刊第2版；〈光復致敬團 本月26日飛京 團員計共12名〉，《民報》，1946年8月13日，第2版。

<sup>30</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頁91；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7月29日，頁260。

<sup>31</sup> 〈臺灣光復致敬團 第一批四千萬元已匯出 接運瓊島臺胞刻趕辦中〉，《民報》，1946年7月27日，晨刊第2版；〈光復致敬團 本月26日飛京 團員計共12名〉，《民報》，1946年8月13日，第2版。

<sup>32</sup> 談到致敬團商量各人擔任的職務時，他負責經濟事務，林叔桓則為輔。參見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頁91。

<sup>3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13日，頁336。

<sup>3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29日，頁357。

<sup>3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30日，頁358。因早已匯出，因此獻給蔣介石的是「臺灣財政處長嚴家淦之收條」。

<sup>36</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14日，頁338。葉榮鐘對今日去看的戲有進一步的說明，亦即本來該社要演全本兒女英雄傳及木蘭從軍，但因致敬團之故兒女英雄傳只演一半，改排群英會、龍門寺及劉永福收復馬江一齣，收復馬江是為致敬團捧場而演，「只是湊湊熱鬧無甚可觀」。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14日，頁251。

### (三) 選擇代表

致敬團最後成行的代表有林獻堂、黃朝清、葉榮鐘、張吉甫、林叔桓、林為恭、姜振驤、鍾番、陳逸松、李建興共十人，這些人是如何被選取的？林獻堂初時不想參加致敬團，只想攤款、捐款來助成，主要原因是他對戰後政局頗為灰心，已決意辭省參議員；<sup>37</sup> 又以天氣熱而難耐惟恐身體不堪勞累再辭。<sup>38</sup> 但到 7 月下旬林忽然改變態度決意參加，主要是蔡培火、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和丘念台一再的勸導所致。林既要出馬，乃請蔡培火前往勸醫生黃朝清同行，以保障此行的醫療，獲黃朝清首肯。<sup>39</sup> 又必須有秘書，乃在資助旅費下請葉榮鐘同行，葉答應參加。<sup>40</sup> 李建興則除了他在日治時繫獄 5 年是參加致敬團最重要的通行證外，丘念台於回臺後到瑞芳拜訪他因而結識有關。有此淵源，再加上李素富貲財，此次還奉母白太夫人（一稱李白娘）命贈教育部 1,000 萬元，作為青年獎學金之用。<sup>41</sup> 更是致敬團適當的人選。

張吉甫：新竹新埔人，1918 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乙科，先服務於教育界，因不滿日人殖民統治方式，遂辭教職搬遷到屏東。戰後初期任屏東自治警察團團長，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當選屏東市參議會議員、議長。<sup>42</sup> 在日治時期並未有特殊事蹟，1943 年的《臺灣人士鑑》、1947 年的《臺灣時人誌》（一）中亦未收錄其傳。

林叔桓：臺南人，父林鳳藻為清乙酉科（1885）舉人，幼失恃怙，受私塾教育 6 年，而後投入職場。曾先後任職於臺灣糖業公司 5 年，在臺南廳當屬<sup>43</sup> 13

<sup>3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6 月 7 日，頁 204。

<sup>38</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6 月 15 日，頁 214。

<sup>3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7 月 28 日，頁 259。丘念台在〈追懷獻堂先生〉一文中，說林獻堂雖然捐款，但未決定參團內渡，而因陳儀不要其當團長，「故反以促獻老參加之決心」。丘念台，〈追懷獻堂先生〉，頁 19。

<sup>40</sup> 陳忻要葉榮鐘做代表前往南京，但因沒談到安家費的事，因此不答應，林乃告之，會和陳忻各出一半，才考慮前往。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7 月 31 日，頁 262。

<sup>41</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 月 4 日，頁 94。

<sup>42</sup> 吳巍主編，《南臺灣人物誌》（臺中：東南文化出版社，1956），頁 2，此傳中說他是屏東人；黃典權總編纂，《重修屏東縣志》（屏東：屏東縣政府，1993），卷六：人物志，頁 57-58。

<sup>43</sup> 「屬」即官廳中的約聘僱人員。



年；創立臺南魚業協同組合，當選組合長，前後 6 年，又兼方面委員<sup>44</sup> 6 年，其家自營魚塢達 30 年之久。戰後創辦私立臺南救濟院，自任董事長兼院長。<sup>45</sup> 可能是很早就響應組織臺胞回國致敬團，<sup>46</sup> 且在日治時期亦無媚日並列入御用紳士之嫌，因此成為代表。

林為恭：苗栗頭份人，林家是頭份地區重要的商人，商號為「晉盛」，父林清文曾獲紳章。林為恭在 1910 年代與日人合資設立中南輕鐵、展南拓殖會社等，1920 年代在埔里盆地拓地 2,000 餘甲，獲租 40,000 石；亦參與頭份信用組合。戰後擔任首任頭份鎮鎮長，並當選為臺灣省參議員。<sup>47</sup>

姜振驤：新竹北埔人，1914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科畢業，之後經營土地租賃業，曾任北埔庄協議會員、新竹州會議員、北埔信購販利組合理事、新竹州地主會會長、臺灣總督府評議員。<sup>48</sup> 1946 年被推選為北埔鄉民代表，他最重要的身分是抗日烈士姜紹祖之子。姜紹祖在乙未之役，聯合北埔、月眉、樹杞林等地壯丁為「敢字營」，在大湖口、新埔、枋寮等地阻止日軍南下，由於寡不敵眾，乃退守北埔一帶。曾與苗栗義勇軍合攻新竹城，而陷入被包圍的狀況，戰至彈盡援絕乃服毒自殺，時年才 20 歲，而姜振驤則為其遺腹子。戰後，姜紹祖入祀北埔忠烈祠。<sup>49</sup>

鍾番：新竹人，公學校畢業，曾任新竹州會議員、桃園倉庫利用組合理事、桃園建築購買利用組合顧問、大同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昭和醬油株式會社顧問、桃園製傘株式會社社長、新竹殖產株式會社專務理事、新竹州稅調查委員、桃園第一公學校保護者會社社長等職務。<sup>50</sup> 他是個純粹的生意人。

---

<sup>44</sup> 所謂方面是指區域劃分的單位，在臺灣是以一個小學校為劃分範圍，包括約 200 個家庭，由 15-20 個方面委員負責。方面委員由市街或街庄長推荐，再由州知事或廳長委託擔任，任期兩年，主要在調查管內一般社會狀態，以及住民之生活狀態，以圖改善提升其生活，是臺灣總督府實施社會事業的幫手，和保正、甲長同樣是名譽職。見劉晏齊，〈從救恤到「社會事業」：臺灣近代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139-152。

<sup>45</sup> 吳巍主編，《南臺灣人物誌》，頁 4。

<sup>46</sup> 世界文化服務社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工商企業界》（臺北：世界文化服務社，1957），頁 90。

<sup>47</sup> 陳運棟，〈林公為恭傳略〉，《臺灣文獻》34: 1（1983 年 3 月），頁 41-45。

<sup>48</sup>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頁 119。

<sup>49</sup> 邱萬興編著，《北埔百年影像史：看見客家天水堂風華》（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4），頁 362。

<sup>50</sup>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7），頁 180。

陳逸松：宜蘭羅東人，1931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同年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及格，旋即加入東京辯護士（律師）會，並至東京松岡松平法律事務所當助手。1933年返臺，在臺北當律師，1935年當選臺北市協議會民選議員，1941年任臺北辯護士會副會長，曾為《臺灣新民報》撰寫「隔週隨筆專欄」。戰後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任臺北分團團長，並發行《政經報》，在當時的社會上具有相當影響力。<sup>51</sup>

上述這些代表均具有社會聲望，才會成為致敬團的代表。除了上述這些人，是否還有人一度想參加，最後卻未能成為正式團員？首先是陳忻，他很想當代表，在丘念台籌備時即主張致敬團的捐款「最少非五百萬圓」不可，<sup>52</sup> 亦曾參加6月9日臺中市民館參加謝恩團寄附金募集之協議會，<sup>53</sup> 態度比林獻堂還積極；所以他原先列入代表名單毋庸置疑。但就在致敬團即將前往上海的8月下旬，陳儀忽然提出五項奇怪的條件，其中之一是「不許曾受公署拘留過的臺紳陳忻做團員」，<sup>54</sup> 為顧及長官的面子，陳忻稍後出發，在9月3日才加入代表團的行列。《嶺海微飆》中雖沒有特別記載此事，但林獻堂在日記上寫道：「陳忻七時餘來自上海，相見甚喜。」<sup>55</sup> 葉榮鐘也寫：「7時頃忻兄由上海趕來參加」。<sup>56</sup> 不明內情的李建興亦有記載：「上午六時同鄉陳忻君不期亦來此同寓，遂加入本團辦事。」<sup>57</sup> 此後陳忻成為團員之一，如在見蔣介石時，陳忻的座位在林獻堂之旁第三位，且在行程最後一天在上官雲相<sup>58</sup> 私邸時，陳忻即發言，<sup>59</sup> 可見他是正式團員殆無疑義。

此外張煥珪是不是代表呢？張煥珪在8月17日參加臺中各界為林獻堂、黃

<sup>51</sup>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3版），頁851，王美雪，〈陳逸松〉。

<sup>5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6月7日，頁204。

<sup>5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6月9日，頁207。

<sup>54</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62。

<sup>5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9月3日，頁312。

<sup>56</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3日，頁244。

<sup>57</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月3日，頁94。

<sup>58</sup> 上官雲相：字繼東，山東商河人，1919年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畢業。1943年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1945年5月任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戰後獲勝利勳章，1948年1月獲二等雲麾勳章，同月任華北剿匪總部副司令官。1949年4月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1950年來臺。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第四冊，頁5-6。

<sup>59</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76、278-279。

朝清、葉榮鐘的送行會，<sup>60</sup> 但 9 月 1 日葉榮鐘的日記赫然出現：「俞〔按：鴻鈞〕財長請中食，設張代表煥珪氏席。」<sup>61</sup> 可見他是「一時的」團員，不知他是否在決定人選後才表示要參加，而在 8 月 23 日為致敬團代表否決。<sup>62</sup> 還是張煥珪參加由商界人士組成之訪問團，他們和臺灣光復致敬團一起出發，<sup>63</sup> 而得參與一小部分致敬團的活動？至於林獻堂的侄子林垂凱本欲參加，卻不願出交通費而告退出。<sup>64</sup>

就這 11 位成員中，除鍾番的年紀不詳外，以林獻堂出生於 1881 年最早，其次為李建興 1891 年，陳焮、林叔桓 1893 年（料想鍾番的年紀應和林、陳差不多），姜振驤、黃朝清兩人同庚，都在乙未（1895）那年出生，葉榮鐘 1900 年出生，陳逸松、林為恭兩人分別出生於 1907、1908 年。換言之，有 5 個人在日本統治後才出生。在這樣的排序下，以林獻堂為團長，李建興為副團長是序齒、是可以接受的安排，雖然李建興記載，致敬團曾一度要推舉丘念台為團長。<sup>65</sup> 至於這些人的代表性，如由北、中、南、東來看，以中北部代表為多，南部 2 人，而東部沒有代表。

丘念台原來要帶 23 位代表赴京，<sup>66</sup> 後又增到 25 名，<sup>67</sup> 但最後只有 11 人成行，亦即人選難產。據推測，各地反應不如想像熱烈（已如前述）、捐款不足，更重要的是陳儀的阻撓。

#### （四）陳儀的阻撓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在臺並非盡可攜手，蓋陳為國民黨內部的政學系，省黨部則屬 CC 派，因之在臺事上頗有參差。李翼中曾批評陳儀「好大喜功，囂然自負，以為權力在握，才智之士無不可以供驅策，異黨（共

<sup>6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8 月 17 日，頁 282。

<sup>61</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1 日，頁 243。

<sup>62</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8 月 23 日，頁 91。

<sup>63</sup> 游振亮，《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蔣渭川先生史料彙編》（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09），「附錄一：蔣渭川先生大事年表」，頁 150。

<sup>6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7 月 29 日，頁 260。

<sup>65</sup> 〈敬悼丘念台先生：二、參加致敬團〉，收於李建興，《紹堂詩集》（臺北：自刊本，1961），頁 162。

<sup>66</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3 月 31 日，頁 114。

<sup>6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4 月 3 日，頁 119。

產黨、青年黨、民主同盟)揣情度勢乘虛而入。」<sup>68</sup> 可做為證明。當丘念台以臺灣省黨部的名義籌組致敬團時,陳儀表面上未曾阻止,但心中卻不贊成,很怕這個團到中央去訴苦、陳情,但此團名義正當,似無阻止之理由,且是否能組成,尚在未定之天,因此靜觀其變。不料此事雖因募款不順和選舉省參議員、<sup>69</sup> 省參政員<sup>70</sup> 而多少受到影響,但到 8 月終於可以成行,原本致敬團要在 8 月 12 日起程,<sup>71</sup> 因而臺中各界開始對代表臺中的三人林獻堂、黃朝清、葉榮鐘踐行,<sup>72</sup> 但因故整個團延期至 26 日,林獻堂不得不在 8 月 11 日回到臺中。《灌園先生日記》、《嶺海微瀾》都沒有說到延遲的原因。據筆者推測,由於參政員的選舉,黃朝清為臺中市長黃克立所迫,不能不出馬。<sup>73</sup> 而參政員又需要省參議員投票,林為恭是省參議員,將失去投票的機會,亦即參政員選舉未定;而林獻堂也參選參政員,即將在 8 月 15 日舉行投票,欲靜待選舉的結果,故暫緩出發。此外與南京方面的行程尚未安排妥當,亦可能為因素之一。

就在出發在即,長官公署提出 5 個奇怪的條件,即:

1. 不許做過日本貴族院議員的林獻堂出任團長
2. 不許曾受公署拘留過的臺紳陳忻做團員
3. 必須自臺北直赴南京,不得在上海停留及先接受臺灣人團體的招待
4. 不得上廬山晉見蔣主席
5. 不必前往西安祭黃陵。<sup>74</sup>

<sup>68</sup> 至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兩人間意見不合,李翼中對陳儀批評更烈。參見李翼中,〈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二冊,頁 402、406。

<sup>69</sup> 丘念台,《嶺海微瀾》,頁 261。

<sup>70</sup> 由於長官公署規定臺灣省參議員不能選參政員,而林獻堂在 7 月 24 日辭職告確定(7 月 8 日初次請辭,因參議長黃朝琴慰留),而後林獻堂被李翼中等人勸導乃答應成為參政員候選人,而成員陳逸松也投入戰局。8 月 14 日進行投票,林獻堂得 14 票而告當選,而陳逸松則因 12 票與楊肇嘉、杜聰明、林茂生、吳鴻森都 12 票,尚有待進一步抽籤決定。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16 日,頁 281。

<sup>7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5 日,頁 268。

<sup>7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6 日,頁 268。

<sup>7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13-14 日,頁 278-279。

<sup>74</sup> 丘念台,《嶺海微瀾》,頁 262。〈追懷獻堂先生〉一文,記錄了另一個條件是「勿談政治」,參見丘念台,〈追懷獻堂先生〉,頁 19。

面對此情況，致敬團也不得不遵命。對陳儀來說，林獻堂在日治時期雖有領導臺灣民族運動之功，但他曾任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日本貴族院議員，戰後參加「臺灣獨立運動」，和許丙、簡朗山都是第一級的「漢奸」，而許、簡兩人在 1946 年 2 月 20 日臺灣漢奸總檢舉被捕，林獻堂則在前一天由侄林正澍（時任警備總部參謀）帶領下，去和該部主任參謀陳達元溝通，經辯解才免被逮捕的命運。<sup>75</sup> 丘念台，以臺人之心度臺人之腹，他認為林獻堂是「日治下倡導反日的紳士，雖曾受聘任日本貴族院議員，但始終沒有出席過會議；又在日軍投降之前曾邀他密商臺灣獨立的事，也始終沒有為之奔走，因為當時國軍未到，他出於日人的強荐強邀，有不得不虛與周旋的苦衷，要是這樣來翻算舊帳，勢必牽涉全省各階層的人士，對於民心是有影響的。」<sup>76</sup> 在丘的看法，邀林去晉見蔣主席，得蔣之加持，去掉漢奸的帽子，以林獻堂第一級的漢奸都能無事，對各省處理臺籍漢奸的問題，應該有益處，這可能是林獻堂雖表示他對政治灰心，又因怕生病而不去，後來被說服的原因。不准林當團長，於是林改名為「團務總理」，<sup>77</sup> 實際上仍擔任團長，在往後致敬團到大陸時，都由林獻堂代表全團致謝辭。

不准陳忻做團員，除了陳忻曾被當漢奸逮捕外，之前（1945 年 8 月底）林獻堂往上海、南京要歡迎陳儀時，陳忻雖非正式人員（正式人員為許丙、林熊祥、辜振甫、林獻堂四人），也曾前往，<sup>78</sup> 並於 9 月 13 日一起回臺，<sup>79</sup> 甚至一同向安藤利吉臺灣總督報告此行。<sup>80</sup> 9 月 20 日林獻堂在臺中樂舞臺演講「二星期之見聞與所感」後，在醉月樓接受洗塵時，陳忻主張組織企業公司（即往後的大公企業），<sup>81</sup> 以抵抗浙江財團，<sup>82</sup> 此舉亦令長官公署不樂，故對陳忻採防範的措施。

<sup>7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2 月 20 日，頁 66。

<sup>76</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51。

<sup>77</sup> 〈臺灣省光復致敬團定明日飛滬轉京〉，《中華日報》，1946 年 8 月 29 日，第 2 版。〈追懷獻堂先生〉一文稱之為「無名團長」，參見丘念台，〈追懷獻堂先生〉，頁 19。

<sup>78</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9 月 11 日，頁 286。

<sup>7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9 月 13 日，頁 289。

<sup>8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9 月 14 日，頁 290。

<sup>8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9 月 20 日，頁 300。

<sup>82</sup> 此話實為陳重光所言。林獻堂在日記中記載：「重光力言臺人組織一金融團體以抵抗浙江財閥，不然將來必大受經濟之壓逼云云。」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9 月 12 日，頁 287。

第三個不許，是有鑒於在上海的臺灣人團體如旅滬臺灣同鄉會、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等，都密切注意陳儀在臺的施政，其中尤以楊肇嘉最為活躍。他先是在 1946 年 7 月初（即致敬團出發前不到兩個月），對南京《大剛報》記者發表談話，指責臺灣當局的施政，7 月 18 日又由上海六個團體（包括楊肇嘉任分會長的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推出代表到南京向國民政府、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參政會請願，主要的要求有：1. 撤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條例，改設與各省同樣的省政府於臺灣；2. 禁止臺灣銀行發行臺幣，並阻遏其壟斷金融；3. 取消臺灣的專賣統制及官營貿易制度。此文章 7 月 21 日上海一帶的 15 家大報以極刺眼的標題來報導陳儀及臺政的腐敗。<sup>83</sup> 楊肇嘉此舉大大觸怒長官公署，這也是他落選參政員，及往後被捕的原因。長官公署既怕致敬團去陳情，又怕到上海後深度接觸旅滬臺人，告知不利之消息，因此不近人情要致敬團不能在上海逗留，盡快到南京，也不能接受臺灣團體的招待。這點致敬團也不含糊，徹底遵行，當該團在 8 月 29 日下午 4 時 20 分抵上海後，如陳儀預料的，有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閩臺建設協會上海分會、旅滬同鄉會的臺人多人前往迎接，<sup>84</sup> 還高舉白布橫標「歡迎臺灣光復致敬團」。<sup>85</sup> 上海鄉親本欲開盛大歡迎會，但因陳儀之令，翌日即要赴南京，乃決定回臺前再舉行，而只在旅館中致歡迎辭。<sup>86</sup>

至於何以不准上廬山見蔣主席，誠不可解。由於致敬團事先的聯繫工作並未做好，出發前往時，蔣主席人在廬山，因此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 8 月 20 日聽說致敬團要赴京致敬，乃來電表明歡迎，但希望延至明春，<sup>87</sup> 潑致敬團冷水。當時致敬團預計前往半個月即可回臺，<sup>88</sup> 如果蔣主席不在南京，致敬團又不能到廬山面見蔣，則此次最重要的任務無法達成，而陳儀也免去被「告狀」的危險。然而致敬團反因此決定先到陝西祭黃陵，以待蔣回京，也因此延長了不少行程。有

<sup>83</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348-349。

<sup>8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29 日，頁 302。

<sup>85</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63。

<sup>86</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8 月 29 日，頁 241。

<sup>8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26 日，頁 297。

<sup>88</sup> 8 月 24 日劉明來拜訪已到臺北等待出發的林獻堂，向他說有關延平大學將在 9 月 20 日開校。林獻堂自忖將在（9 月）中旬回臺，也許能趕得上開學。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24 日，頁 291。

關遲延出發的經過，丘念台、李建興均未留下任何紀錄，由葉榮鐘和林獻堂的日記即可知此為陳儀的詭計。8月26日得到吳鼎昌的訊息要致敬團延後到翌年才出發後，李翼中立刻電請陳立夫協助，<sup>89</sup>也向陳儀尋求協助，<sup>90</sup>8月28日一行正在臺北等待時，秘書陳宰衡來電，說陳長官命致敬團明日出發。<sup>91</sup>葉榮鐘的日記則載「長官答應一行到南京即便歸臺」，<sup>92</sup>這才得以出發，於是決定明日啟程，亦即致敬團在南京參拜中山陵、見了蔣主席即應回臺。

第五是不必前往西安祭黃陵，用意何在？不明。是否西安曾是張學良兵諫抗日之處，不欲該團前往！也許陳長官已知黃陵為共黨控制區，去了會有危險；或因去黃陵，會使致敬團接觸更多國內的現狀，而有不良的影響。所謂祭黃陵，對領隊、顧問丘念台可說意義重大，透過祭黃陵，臺人恢復黃帝子孫的身分，安心地做中國人，不能不去，因此公然違抗陳儀之命，仍作去黃陵的打算，表面上是9月1日晚上國防部第三處處長張佛千鼓勵前往的，<sup>93</sup>事實上致敬團一抵上海，丘念台已決定趁蔣主席不在南京之際要到西安祭黃陵。<sup>94</sup>但到西安相當遠，交通問題較難解決，9月3日一行應國防部之邀參加茶話會，席上丘念台聲明致敬團要專程去西安參拜黃陵，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考慮長途跋涉不易，允派專機送致敬團前往，<sup>95</sup>這才解決交通問題。祭黃陵因種種原因在9月6日出發，直到9月17日才得回南京，此事因由陳誠協助，回臺後陳儀亦未追究此事。

### 三、行程中的重要拜會與所談的主題

原訂8月26日欲前往上海，因中央勸告來春再行，因而有所耽擱，故往後的行程即不得不調整，由以下簡表可知致敬團自8月23日至10月4日的行程。

---

<sup>89</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8月26日，頁240。

<sup>9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月26日，頁297。

<sup>9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月28日，頁301，這時林獻堂投宿北投南方會館。

<sup>92</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8月28日，頁240。

<sup>93</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264。

<sup>9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1日，頁307。

<sup>95</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268。

8月23日	晚上接受丘念台宴請，並做致敬團第一次集會，說明三大宗旨、募款經過、獻金匯兌情形，預定旅途程次、旅費由個人支付，並做好工作分配，不再接受新加入者
8月24日	拜會陳儀，聽取其相關意見
8月25日	待機，開團務會議
8月26日	本預定出發，因吳鼎昌文官長來電指示最好來春再去，而由李翼中、陳儀分別向南京溝通
8月28日	陳長官命致敬團明日出發
8月29日	出發到上海
8月30日	抵達南京
8月31日~9月5日	遊覽與拜會活動
9月6日	出發前往西安
9月8日	遊臨潼
9月10日	決定9月11日晚出發到耀縣，林獻堂、黃朝清、林為恭、姜振驥、鍾番決定不去
9月11日	晚上9時由丘念台率隊搭火車出發
9月12日	下午2時半在耀縣遙祭黃陵
9月13日	早上回西安
9月14~16日	受雨阻、飛機不來的影響，滯留西安
9月17日	回南京
9月18日~9月22日	進行拜會活動
9月23日	晚上11時到鎮江
9月24日~9月26日	遊覽江南
9月27日~9月29日	一早回到南京，恢復拜會活動。經張維賢告知，9月25日楊肇嘉被捕
9月30日	見蔣主席
10月1日	見行政院長宋子文，搭車往上海
10月2日	同鄉會開歡迎會，上官雲相等人招宴
10月4日	致敬團本日晚解散，開會商量團務

資料來源：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頁290-368，8月23日至10月4日相關記載。

致敬團出發到上海共37天的行程，可以分成以下幾部分：

### （一）拜會的人

1. 拜會中央各部會：拜會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以及中央宣傳部、司法行政部、國防部、內政部、教育部、水利委員會、僑務委員會。

2. 地方首長：如上海市長吳國楨、南京市長馬超俊、陝西省長祝紹周、陝西省臨潼縣長史直、江蘇省無錫縣長徐淵若等人。

3. 黨部人員：分成中央、省黨部，如來接待致敬團的是馮宗萇、<sup>96</sup> 白耀武、

<sup>96</sup> 馮宗萇：浙江慈谿人，中國公學本科畢業，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總幹事、科長、副處長，國民



曾廣漢三人，馮宗尊在中央黨部秘書處服務，是致敬團最重要的「導覽」。南京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蕭贊育及執行委員兼書記長汪祖華；陝西省省黨部主任委員王宗山、西安市黨部書記楊志儉。

4. 臺灣、福建、廣東同鄉會：此次行程以會見上海、南京臺灣同鄉的人數最多，可列舉的有在上海的楊肇嘉、張維賢、邱介公、陳重光、何纘培、張錫祺、張邦傑、張大江、黃蘇亞、陳振甫、李偉光、王麗明；在南京的同鄉有謝南光、李子奇、廖建策、林中青等人，不只有公開的歡迎會，還有私下的聚會，互相交換彼此的消息。此外基於閩、粵為臺人原鄉，在西安沒有臺灣同鄉，閩、粵同鄉挺身而出，開歡迎會，也令人印象深刻。一行人，至少見過 150 多人。但馬不停蹄地拜會，交換意見的時間亦相當有限。

5. 行程中以在江蘇鎮江受到最隆重的歡迎：9 月 23 日晚上 11 點一行人搭乘火車抵無錫，沒想到由江蘇省建設廳長董贊堯等四人，帶樂隊到車站來接，<sup>97</sup> 丘念台一行人到了鎮江站，因天色已晚，看不見有一大隊的歡迎行列。當一行下車正在談笑之時，「驀地鼓樂齊鳴，把大家嚇了一跳！轉身細看，原來是省府的儀仗和樂隊，不得不肅容前行，接受儀敬，這是萬想不到的隆重禮節。」<sup>98</sup> 9 月 24 日下午 5 時離開鎮江時，由王懋功省主席帶軍隊、樂隊及局、科長來相送，以貴賓相待。<sup>99</sup> 在這些送往迎來的過程中，也有疲憊至極無法消受歡迎會之事。9 月 8 日致敬團到臨潼去，但因回到西安已晚上 8 點，無法休息即赴宴，會場停電，大家又疲倦，實在不能不敷衍，才能勉強終席。<sup>100</sup>

## （二）遙祭黃陵

9 月 6 日至 9 月 17 日的西安之行，充滿始料所未及的插曲，值得提出來一說。祭黃陵是致敬團三大宗旨之一，<sup>101</sup> 陳儀雖不許致敬團去，但致敬團仍巧妙地獲得協助搭飛機前往西安，但到西安後，接著就發生一連串事件。由於未事先通知

---

大會議事組副組長、總務組組長，戡亂建國會組長，外交部總務司司長等職務。參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總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人事錄》（臺北：中國科學公司，1953），頁 319。

<sup>9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3 日，頁 350。

<sup>98</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74。

<sup>9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4 日，頁 351。

<sup>100</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8 日，頁 248。

<sup>101</sup> 李建興，《紹堂詩集》，頁 91。

西安，且當日中央黨部發電到西安，但西安方面沒有接到，以致所要投宿的西京招待所房間不足，只剩三間客室，每室住兩個，其餘 10 個人同住客廳，<sup>102</sup> 算是旅途中的插曲。要如何去陝西省黃陵縣北橋山上看黃帝的衣冠塚，則頗費周章。

按黃陵位在西安和延安之間，而陝北延安為中共的老巢，要到黃陵不只是交通問題，還有安全問題。在未到西安前，早知黃陵是去不成，只能遙拜，但如何安排，又要到那裏遙拜才合適？沒有定見，何況還要考慮天氣的問題。9 月 7 日因下雨無法集體參觀，只好自由活動，9 月 8 日則到臨潼去，主要是該地可參觀華清池、驪山烽火臺、秦始皇墓，以及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蒙難之處；特別是人人要學楊貴妃，入浴華清池，但又因沒有事先預定，入浴該池要一個小時後才能如願，鑒於西安到臨潼路上險惡難行，一行人乃決定回西安。

當下午 3 時出發後，不到半個鐘頭汽車便發生故障，修理半天正待起行，又發現汽油不足，乃先打電話向臨潼縣縣長史直求援。史直說臨潼「從未有貯藏過汽油這種文明液體以供客人不時之需。」處在進退兩難時，乃決定拿回今晚預定宿華清池的房間而轉回臨潼，以待救援。正在此時，忽有開往西安的吉甫車，車中有兩對夫婦，其中之一知道該車的人來自臺灣後，便問起屏東市長龔履端，乃派與龔市長熟識的屏東市參議長張吉甫前往借油，好不容易才借得汽油，雖拖到晚上八時才回，但已是不幸中的大幸。<sup>103</sup>

10 日自由活動，並決定 9 月 11 日坐火車、換汽車，到耀縣往還 3 天，<sup>104</sup> 由於下雨，而 7 天前共產黨曾到耀縣掠奪，<sup>105</sup> 增加路程的危險性，因而丘念台詢問欲往祭黃陵者時，林獻堂不擬前往。他因 9 月 9 日到臨潼時感冒，又腹痛，乃決定不去。<sup>106</sup> 他的醫生黃朝清也不去，陳炳、林為恭、姜振驥、鍾番亦不同行，<sup>107</sup> 因此 9 月 11 日晚上 5 個團員加上 3 個秘書，陪行的馮宗萼等一行 20 名（有衛兵 6 名）搭火車往耀縣。<sup>108</sup> 不料隴海線火車到西安、耀縣間的閿良鎮時，車子故障

<sup>102</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6 日，頁 246。

<sup>103</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8 日，頁 248。

<sup>10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0 日，頁 332。

<sup>10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3 日，頁 336。

<sup>106</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9 日，頁 331-332。

<sup>10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1 日，頁 333。

<sup>108</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12 日，頁 299，中有丘念台的門人丘董，省政科員二人，長安站人員二名，衛兵 6 名。

停住，一直到上午 9 時改搭汽車，到中午才到耀縣。李建興此時方知不到黃陵縣只到耀縣遙祭，不免有些失望，但亦無可如何。下午 2 時乃到耀縣中山中學體育場致祭，祭拜完乃搭車回西安，9 月 13 日凌晨抵達。<sup>109</sup>

林獻堂何以不去？丘念台何以不命令林等必要前往？主要是林獻堂已是 66 歲高齡，舟車勞頓，微有傷風又腹痛，以此為由不去，自是理由充分，但因他之故，有 4 個團員 1 個準團員都不去，實大有失丘念台的面子。林獻堂一向溫和，經不起勸說即會妥協，此次則只答應丘等去祭黃陵時，他在西安會同時舉行遙拜。<sup>110</sup> 是否因身為準團長，在不違拗陳儀的第五個要求不祭黃陵，做為回臺灣見陳儀時留下一個說話的餘地，則不得而知。不過張吉甫倒是透露出訊息，說到 9 月 12 日那天大家心理有點煩燥，決定冒險一行，「遂從團裡選擇年紀較輕、體力較壯的五人做代表。」<sup>111</sup> 但如前所分析，林學恭最年輕，何以也未曾前往？可見張吉甫所說的理由並不充分。

致敬團本預計 9 月 14 日搭機回南京，但因本日飛機不能飛行，令團員無限失望，隔天又下一整天雨，聽說飛機由蘭州飛來，卻無法在西安降落，又因降雨不能出門，一行人只能在旅館坐困愁城。9 月 16 日晚上飛機才到，又空過一天，而這天林叔桓、馮宗粵都發熱，幸得有醫生黃朝清下藥。晚上當知道飛機明天早上 6 時起飛時，生病的人不但好轉，還可起來收拾行李。<sup>112</sup> 終於要結束在西安待機的日子，葉榮鐘竟至「一夜興奮不能睡」。<sup>113</sup> 隔天一行人於 6 時趕到機場，機場的人卻睡到 7 時才來處理行李，10 時出發。一行正在機上欣賞風景時，在無事先知會下，飛機在鄭州降落，休息 40 分，但因飛機降落時動搖甚劇，大家面面相覷，下午 2 時 45 分到南京，「一同莫不喜形於色」。<sup>114</sup>

<sup>109</sup> 李建興，《紹堂詩集》，9 月 12-13 日，頁 96-97。

<sup>11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1 日，頁 333。另據丘念台言，一行人除他之外，本無去祭黃陵之意，而後林獻堂「聽中央諸要員言，激於忠義，慨然就道」，而不想去的人也就「一致奮起同行」。而後因陝西地方官吏過事慎重，只能讓一部分團員前往耀縣，此時林獻堂亦表贊同，只是他並沒有前往。參見丘念台，〈追懷獻堂先生〉，頁 20。

<sup>111</sup> 〈從南京到西安 拜謁黃帝陵寢 兩因耀縣不得已設壇遙祭〉，《中華日報》，1946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應為 9 月 11 日，張吉甫誤為 12 日。

<sup>11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6 日，頁 340。

<sup>113</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17 日，頁 251-252。

<sup>114</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18 日，頁 252。

### (三) 面見蔣主席

面見蔣主席是致敬團最重要的行程，由於蔣在廬山，一時見不著，陳儀又不准一行到廬山去，如此使致敬團大致拖了 20 天左右的行程。見蔣主席要說什麼呢？可否陳情或請主席解救當時的臺灣情況？做為領隊的丘念台和黨部又如何安排這次見面？黨部先是讓致敬團參加中央擴大紀念週的儀式，待散會後才得以謁見蔣主席於國府大廳，先由蔣寒暄，表示自廬山遲歸，使眾人久等。接著由丘念台直接讀頌詞，<sup>115</sup> 再報告致敬團的來意，然後由林獻堂上前獻上寫著「國族干城」的錦旗，再獻上匯票 5,000 萬元，做為抗戰陣亡將士遺族與戰地難民的救濟金。蔣主席對致敬團致慰勉之意，約下午在官邸的茶會見，致敬儀式前後 5、6 分鐘即告結束。<sup>116</sup>

下午 5 時餘，蔣在他位於黃埔路的官邸接見致敬團，以蔣坐中、對面丘念台，其餘分坐兩邊，開始與團員對話。丘念台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記錄蔣說的每一句話和對誰而談、如何回話。林獻堂簡略記載蔣要他回答的三個問題，一是臺灣人民之苦痛，回答是失業及物價騰貴；再問青年的體格，答以受日人之軍事訓練，漸次向上；三問常會陳長官否？答曰常會，蔣乃說願列位幫忙之，就準備結束這一談話。林獻堂告以臺灣陸海航軍之設備，並請蔣來臺視察，蔣回答約來春會去。<sup>117</sup> 丘念台的記載比林多，但其內容亦非「全都錄」，而且有部分失實。<sup>118</sup> 李建興在

<sup>115</sup> 有關由誰唸頌詞，丘念台說是「本團代表林獻堂藉我的通譯恭讀頌詞」(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76)；但林獻堂則記為「念台先讀頌詞，余獻長方形之旗」(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30日，頁 358)，說明彼此扮演的角色。到底是誰的記載正確，先看李建興的記載：「首由丘念台先生敬致頌詞，繼由林獻堂先生呈獻『國族干城』旗幟一面。……」(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月30日，頁 99) 葉榮鐘的日記「丘先生朗讀頌詞，獻旗時由我捧旗給獻堂先生再由先獻翁捧給吳文官長。」(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30日，頁 260) 最重要的是參考《蔣中正日記》，但蔣主席日記中只說及「下午接見臺灣致敬團，茶會」，倒是《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則有以下記載：「臺灣省代表丘念台、林獻堂等謁 公致敬，丘讀頌詞，林獻『國族干城』錦旗，並捐金慰勞陣亡將士家屬。公嘉之。」(以上資料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研究員提供，謹致謝意。) 這麼多記載已證實是丘念台讀頌詞。由 9 月 30 日的日記，做為顧問的丘念台並非「團長」，應由林獻堂致詞，他翻譯，可能一時心急，或認為自己也是致敬團的一員就直接讀頌詞了。但寫回憶錄時發現不妥，才改為林讀頌詞，他翻譯。

<sup>116</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頁 260，9月30日。

<sup>11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30日，頁 358，9月30日。

<sup>118</sup> 如蔣主席不可能在開始寒暄時，就說出「現在臺胞的生活，相信比戰前辛苦多了！」林獻堂回答：「目前物價比從前昂貴，這是痛苦的。」……經過幾個來回，蔣又問「目前臺胞最感痛苦的是什麼？」林

他的日記說到蔣主席問林獻堂的住所、年齡後，對團員依次問，問到他。此外，丘還當面介紹他被日本囚禁 5 年的情況。蔣才發言問「光復以來臺灣同胞有何辛苦？」李敘述的重點比林獻堂少，但突出自己的部分，寫來平實，值得採信。至於葉榮鐘的日記，意外地沒有隻字片語，也許沒有與蔣單獨對話的機會。最後林獻堂請蔣主席來臺突出於其本意，還是經過丘念台和高層指點，不得而知，不過蔣主席就在 10 月 23 日光復節前夕即來到臺灣。<sup>119</sup>

此一茶會前後 40 餘分鐘，此次歷史性的會面，丘念台認為是致敬團進行最富有歷史意義的最後一個節目，他多年後的看法是「此一節目使五十年的悲憤遺恨，散失於一言一笑間，久居島省的六百多萬漢族同胞，必然有感於當年致敬的一言一笑而獲得最大的安慰與愉快！」<sup>120</sup> 是否如此，由於同團之人不能說國語，有勞丘念台翻譯，這一來真正能說話的時間減為一半，各自要表達的感情與意見也縮水了。

#### （四）焦點話題

誠如戴振豐的研究所指出的，光復致敬團的目的就是加強中央與臺灣的聯繫，以化解兩者間的隔閡，也不忘提出臺灣政治的問題，希望改進省政為目的。<sup>121</sup> 但如仔細看過分由四個人所寫的日記，前者確實辦到了，但後者卻不敢多言，一直到一行回到上海的 10 月 2 日才首次公開批評省政。<sup>122</sup> 因此「致敬」的目的是達到了，但此行 37 天，有必要了解致敬團面對中央官員時到底說了什麼問題，中央與地方交換了什麼意見？才能評估此行之意義，其次看致敬團如何一力辯解在日治時如何「抗日」。

首先是有關共產黨的問題。由於當時國共正在談和，但共軍和國軍已有局部衝突，此一兄弟鬩牆的狀況，是致敬團極為關切的問題。旅寧臺人謝南光，在和致敬團見面時就先慨談國民政府要驅逐共黨到西北，而不願共黨接近海岸；若在

---

獻堂回：「失業者日增，與物價高漲。」幾乎重複的回答，也沒提到與李建興的問答。另外林獻堂日記提到，他請蔣來視察。但丘念台並未記到此事，反而是蔣自己說：「今天在這裏見面，將來在臺灣再見面。」參見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77-278。

<sup>11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30 日，頁 358；10 月 23 日，頁 390。

<sup>120</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75-276。

<sup>121</sup> 戴振豐，〈葉榮鐘與臺灣民族運動（1900-1947）〉，頁 98。

<sup>122</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78-279。

軍事上能奏效才能開始政治工作、政治談判，共黨對中央的要求是先改組政府再改編軍隊；而陳儀之所以還未下臺，主要也在於不想使目前的政府產生動搖而為共黨所乘。<sup>123</sup> 有關共產黨在大陸的情況，在8月24日該團前往拜訪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時，李已說明共黨趁抗戰，擴大勢力，又破壞政治組織，是中國的隱患，但黨爭應用政治手腕爭取民意，不宜用暴力，<sup>124</sup> 使團員對共黨有初步的認識。9月3日拜訪參謀總長陳誠時，陳誠認為就軍事方面來說，共黨的問題由他來負責，他有絕對的把握，談得最多，<sup>125</sup> 顯出軍人的武勇和自信。談共黨的問題，是到西安前晚拜會內政部長張厲生時，由於他和吳鐵城正在與周恩來談判，因此話題就圍繞在共產黨的問題。據丘念台所言，林獻堂問了共黨的問題，張氏乃說明談判的情形，並向致敬團徵詢意見。其中李建興最為激動，想到「臺灣光復吾人之喜，兄弟鬩牆國人之悲」，不禁揮淚賦詩二首。<sup>126</sup> 還說要將這二首詩送給毛澤東，甚至在陳逸松問他敢當和平談判者與否時，回答肯效命前往。除李外，還有人表達意見，丘念台不得不打斷此話題，並暗示團員不使談論涉及國內政治之問題，針對李建興等想和共黨駐京代表接觸，丘氏連忙加以阻止，除了不該涉及國內政治外，也怕致敬團被共黨利用。<sup>127</sup>

當面感受到共產黨的勢力是去祭黃陵時。原先團員並不知道不能到黃陵所在的黃陵縣致祭，但一抵西安後方知只能到耀縣，亦即耀縣全縣有3/5的山地是共黨勢力區，亦是中央政府控制陝西省所能到達的勢力範圍，<sup>128</sup> 等一行祭完，方知幾天前有共黨入侵城內搶劫。<sup>129</sup> 接著9月23日一行在鎮江遊覽時，葉榮鐘在赴省府的路上見到由江北奔走的難民，感到國共內戰緊張的空氣，<sup>130</sup> 致敬團萬萬沒想到3年不到國共之勢已逆轉，中央政府被迫遷臺。

<sup>123</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8月31日，頁243。

<sup>124</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8月24日，頁92。

<sup>125</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3日，頁245。

<sup>126</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月5日，頁95。該詩〈致敬席上口占呈張部長厲生〉：「兄弟鬩牆等弈棋，和平未得總堪悲。奈何鷓蚌相持處，忘卻漁人得利機！其二：我來國內感無涯，不見英雄式怒蛙，墜地金甌悲破碎，睡獅何日醒中華！」

<sup>127</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267-268。

<sup>128</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12日，頁250。

<sup>12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13日，頁336。

<sup>130</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23日，頁254。

除了談共黨外，省自治的話題也值得重視，林獻堂認為省長應由臺人選出，臺人治臺的聯省自治是中央治理各省（包括臺灣）所應考慮的，<sup>131</sup> 他的看法和廖文奎、廖文毅兄弟不謀而合。競選參政員時，廖文毅主張中國應如美國實行聯邦制，「而其論頗詭於聯省自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乃派該黨書記長張兆煥「辭而闕之」，使廖不能當選。<sup>132</sup> 林獻堂在 8 月 6 日臺中市參議會要為他和黃朝清錢行時演講，題旨為「非聯省自治決不能救中國，亦不能救臺灣」，<sup>133</sup> 似有和廖文毅合流之勢。但 8 月 9 日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即當面告訴林，他反對聯省自治。<sup>134</sup> 當致敬團在南京和謝南光見面時，謝即指出省單位之自治勢必實施，應著手組織自治協會，<sup>135</sup> 9 月 4 日謝南光來商組織地方自治會，林獻堂即以時機尚早辭之。<sup>136</sup> 林獻堂到西安參加省黨部的招待茶話會時，他又把省自治提出來，認為要以武力平定共產黨還不如實行民生主義，要實行民生主義，初步必先行省自治。<sup>137</sup> 當 9 月 22 日國民政府的秘書、頗受知於蔣主席的葉實之到旅館來拜訪他時，他盡力向葉說明他的看法，也許希望葉能在蔣前進言，林說「現時貪污之聲遍於全國，欲肅清之，非獎勵節儉不可，欲滅殺共產黨之勢力，非實行地方自治不可。」<sup>138</sup> 此後林獻堂不再於公開場合說地方自治，大概自忖沒有被接受的可能。

陳儀這個令臺灣人頭痛的行政長官，在這次致敬團的行程中是否被談及？林獻堂在中央派閩臺清查團團長劉文島來臺時，<sup>139</sup> 對他問及在臺灣接收日人產業有無曖昧？林獻堂除了回答接收有不正的行為外，提到陳儀雖然勤勉，但陳所用之人很不適當，以致凡接收之工廠多停工。<sup>140</sup> 8 月 24 日一行人去見陳儀，陳儀

<sup>131</sup> 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收於胡健國主編，《20 世紀臺灣歷史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2），頁 999。

<sup>132</sup> 李翼中，〈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頁 401。

<sup>13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6 日，頁 268。

<sup>13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9 日，頁 273。李翼中可能也代表了黨的主張，而非只是個人的看法。

<sup>135</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8 月 31 日，頁 243。

<sup>136</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4 日，頁 317。

<sup>13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0 日，頁 332。

<sup>138</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2 日，頁 348。

<sup>139</sup> 劉文島：1893-1967 年，湖北人。戰後任閩臺清查團團長，1948 年當選立法委員，在臺病逝。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02），第 21 輯，頁 449-451；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17 日，頁 282。

<sup>14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22 日，頁 289。

的態度相當誠懇，雖然之前向丘念台提出五項奇怪的條件，林獻堂趁機問他，萬一蔣介石問起臺灣的情況，該如何回答。陳儀的答覆是要由大處著眼，不可在小處觀察，好者言好，不好者言不好。8月31日在南京時，林獻堂等人與謝南光說話時，一定有談到陳儀是否有可能下臺的問題？因前已述及楊肇嘉在7月率領的臺灣重建協會臺灣分會和其他5個團體到南京去請願，主要要取消行政長官公署，並要選擇賢明廉潔之士主持省政，<sup>141</sup> 據謝南光的分析是一時還不可能。9月2日到國民政府致敬時，吳思豫中將出為接見，立即「詳詢臺灣事情」，<sup>142</sup> 問到陳儀的政績、在臺軍隊的紀律、糧食等問題，<sup>143</sup> 相關日記均未說明致敬團如何回答，也許是剛去，不方便表示對陳儀強烈的意見。在這期間他們也去拜訪傳聞中有可能被派為省長的曾養甫。<sup>144</sup>

曾養甫：廣東平遠人，1898年生，1923年畢業於北洋大學，1926年畢業於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所。1932年任浙江省建設廳長，任內修錢塘江橋，完成浙贛鐵路。七七事變時，任廣州特別市市長、廣東省黨部常委，翌年兼廣東財政廳廳長及軍委會西南運輸處主任，1939-1940年任滇緬公路督辦，1942年冬兼任交通部部長，<sup>145</sup> 這時正賦閒。在林獻堂、李建興的日記中都提到訪曾養甫，但未說到傳聞他有可能當臺灣省主席。9月28日一行人往見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sup>146</sup> 他出口讚美陳儀「果敢能幹」、「大為陳長官辯解」；<sup>147</sup> 李建興稱吳談及「陳儀長官之癖性與政績等事」；<sup>148</sup> 林獻堂對吳之語辭「亦表贊成，但嫌其所用不得其人

<sup>141</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70），頁347。

<sup>14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2日，頁309。

<sup>143</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月2日，頁93。

<sup>144</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21日，頁253；頁265，原書註56，CC幹部，曾任交通部長、中央黨部組織部長。致敬團聞其有可能派任臺灣省主席之謠言，故拜訪。葉榮鐘在9月21日的日記上顯然對曾印象不佳，留下其觀感「乃一病夫」。

<sup>145</sup> 劉紹堂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第二冊，頁214-215。

<sup>146</sup> 按吳鼎昌祖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綏定，日本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畢業，早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歷任農商部次長、財政部次長，1922年在上海組織四行聯合準備庫和營業所，翌年創立四行儲蓄會，而後任《大公報》社長、《國聞周報》和國聞通訊社社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貴州省主席、國民政府文官長。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107。

<sup>14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28日，頁356；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月28日，頁257。

<sup>148</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月28日，頁99。日記原文漏「九月二十八日」標題。



耳。」吳鼎昌再說：「此是不能免之事」。<sup>149</sup> 可見林、葉對吳的說話不表同意。吳鼎昌與陳儀同為國民黨中的政學系，且為領導人之一，為陳儀說話極為自然。

陳儀的事逐漸談開來，9月30日見蔣主席時，蔣主席問林獻堂是否常和陳儀見面，林回說是，接著蔣希望致敬團每個人都能協助陳長官努力建設，<sup>150</sup> 似乎仍欲重用陳儀，林獻堂等人是否因而感到失望不得而知。就在致敬團達成任務，回到上海，接受上官雲相中將招待時，也許因即將回臺再也沒有機會對談，林獻堂、陳逸松、陳炳等人（還包括在上海的吳三連、王鍾麟）終於公開批評省政，丘念台說這是首次、也是最後一次，過程「還算圓滿融暢」。<sup>151</sup> 其實這不是最後一次批評，第二次為10月3日上官雲相到旅館拜訪林獻堂時，在場有丘念台、陳炳、黃朝清，黃朝清向上官雲相表達「陳儀無視民意」<sup>152</sup> 的事實。有關陳儀的話題就此打住，因為一行人已歸心似箭。如果林獻堂等人知道他的親密戰友楊肇嘉被捕的背後是長官公署的主使，也許對陳儀有更多的批評，甚至能讓部分官員了解，陳儀已到了可以撤換的地步！

漢奸的問題也是此行值得注目的話題，按國民政府在戰後於1945年9月28日，由參政會對有關處置傀儡政權相關人員草擬13點原則，主要以在傀儡政權職位的高低做為論罪輕重的標準；緊接著訓政時期的立法院第288次會議同意懲辦漢奸條例修正案。<sup>153</sup> 之後國民政府頒布「懲治漢奸條例」共16條，<sup>154</sup> 於1945年10月展開逮捕漢奸行動，先由戴笠下令組成各地的肅奸會，然後交由法院來審判。政府對如何處理臺人沒有定見，1946年1月中國陸軍總部認為臺人的精神意識已與內地（中國國內）的人不同，有任特務或欺負中國百姓者，故不准臺人在國內自由居住，因而擬訂「臺灣人處理辦法」以集中管理臺人。<sup>155</sup> 不久（1月25日）司法院院字第3078號做出解釋，說臺灣人民不適用於懲治漢奸條例之

<sup>14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28日，頁356。

<sup>150</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月30日，頁100；林獻堂、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月30日，頁358。

<sup>151</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278-279。

<sup>15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月3日，頁365。

<sup>153</sup> 益井康一，《漢奸裁判史：1946-1948》（東京：みず書房，1977，第2版），頁27-28。

<sup>154</sup> 第三戰區金廈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編，《閩臺漢奸罪行紀實》（廈門：江聲文化出版社，1947），頁157-158。

<sup>155</sup> 〈留居內地臺人處理辦法 在日軍服務者暫不區分〉，《民主報》，1946年1月20日，第4版。

規定。此解釋一出，正在審奸的地方法院高檢處對漢奸不再受理，已羈押者也放出，但將部分被視為戰犯的臺人轉送上海戰犯軍人法庭。<sup>156</sup> 所謂戰犯，係指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945 年 9 月 2 日中日戰爭期間，對中華民國及其人民有違反戰爭法規慣例，直接、間接施加暴行者。此外凡有違反國際公法之戰爭行為者，亦在追訴之列。<sup>157</sup> 丘念台十分注意「漢奸」(包括戰犯)的問題，他指出臺人「夷夏不明而認賊作父」可以稱為漢奸，但「臺人文官做不到鄉鎮長，武官做不到團長，實在够不上做漢奸和戰犯的資格……在法律上，他們根本沒有中國的國籍，是不能構成漢奸的罪名的。」<sup>158</sup> 在他的努力之下雖然改善了臺人在中國的處境，但仍有不少臺人被拘禁。在臺灣，先是陳儀以警備總部之名，通令在 1946 年 1 月 17 日至 24 日舉行全省漢奸總檢舉，到 31 日共收到 300 件檢舉信，於是陳儀在 2 月 21 日開始逮捕所謂漢奸，<sup>159</sup> 此舉帶給島內外的臺人很大的衝擊，陳忻即曾被逮捕，林獻堂也險陷縲絏。<sup>160</sup> 陳儀此舉完全不顧司法院所做出的解釋，可謂藐視司法院的決定。

9 月 4 日致敬團到司法院拜會院長，院長不在，由秘書長茅祖權接待。丘念台趁機講臺籍戰犯與漢奸的問題，希望司法院對有冤枉的臺人，通令各地軍政機關再做詳細的解釋，使能徹底了解中央的意思；至於被扣押在京滬以及各省的臺籍戰犯，請設法使其早歸臺灣，不要讓臺人認為政府寬待日敵而重辦臺人。茅祖權當場答應。<sup>161</sup> 李建興也質疑明明是犯罪的戰犯，豈可遣送回日本？茅祖權答覆說，遣送日人犯罪者回國，檢察方面難免有疏忽之處，既將其遣送回國，仍可押回我國審判，戰後英、美等國處理外國戰犯，也都使用這個辦法。<sup>162</sup> 9 月 23 日致敬團在得知蔣還要三、四天才回南京，遂調整與白崇禧見面的時間，決定當晚

<sup>156</sup> 第三戰區金廈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編，《閩臺漢奸罪行紀實》，頁 121。

<sup>157</sup> 戰爭罪犯審判條例頒布於 1946 年 10 月 24 日，共 35 條。所謂違反國際公法之戰爭行為，指使用被禁止的武器；攻擊私人、私船；殺害、虐待俘虜等罪。司法行政部編，《戰時司法紀要》(南京：司法行政部，1948)，頁 9-130。

<sup>158</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46。

<sup>159</sup> 《大公報》，1946 年 1 月 19 日，第 3 版；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2 月 21 日，頁 68。

<sup>160</sup> 林獻堂前一日由侄林正澍帶往警備總司令部見陳達元調查室主任，方得免禍。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2 月 20 日，頁 66。

<sup>161</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66-267；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26 日，頁 257。

<sup>162</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 月 4 日，頁 94。

到江蘇一遊，林獻堂趁此空檔，託人帶著張邦傑、葉榮鐘、林憲到南京戰犯收容所去會見陳杏村、蔡壽郎、梁廷清等 19 名有戰犯嫌疑的臺人。<sup>163</sup> 按 1945 年 9 月林獻堂等人到上海時，曾和陳杏村見面，並到其家中。<sup>164</sup> 她在 1945 年 10 月 16 日被軍統派員逮捕並列為戰犯，原因是 1943 年她曾以個人名義（實則為華中烟草組合所贈）向上海日本陸軍機關獻飛機二架給日本，價值 100 萬元，因而被捕。<sup>165</sup>

漢奸戰犯的問題，於 9 月 26 日在江蘇吳縣被招待時，丘念台、林獻堂曾釋明日治時期在蘇州為日人所用的臺人，<sup>166</sup> 不應被視為漢奸，亦即致敬團主張臺人無漢奸論。這種看法正如鍾番在接受《僑聲報》記者闕復平的談話時指出：日本人初想用少數壞人（臺胞）來離間祖國，所謂臺灣浪人，是在臺灣犯過罪做了許多壞事的人，同胞們都看不起他們，日本人就利用他們，把他們送到閩粵一帶及其他內地，縱使他們作惡行兇，擾亂次序，企圖使閩粵同胞對臺人也同對日人一樣，這是一個毒計，如果閩粵的同胞真為日人所想視臺人為仇敵，那就中了毒計。<sup>167</sup> 9 月 27 日，漢奸問題又成為重要的話題，那就是一行人由江南回到南京時，張維賢特地由上海趕來南京對林獻堂說，楊肇嘉在 9 月 25 日被捕。<sup>168</sup> 林獻堂得此訊，方寸大亂，決定要見 9 月才剛認識的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請他協助。長官公署的這一著棋，使得「諸同人聞之皆甚不安。」<sup>169</sup>

隔天林獻堂、丘念台等人前往會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丘問鄭烈，漢奸條例不適用於臺灣，何故又有此事。鄭烈只回答此事非他辦理，是上海高等法院某人（杜笑凡）辦理，即顧左右而談其所著有關岳飛的小說。<sup>170</sup> 9 月 29 日林

<sup>16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3 日，頁 350；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23 日，頁 254。

<sup>16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9 月 2 日，頁 265。有關陳杏村的身世，參見同日註 1。

<sup>16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3 日，頁 350。

<sup>166</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26 日，頁 257。

<sup>167</sup> 闕復平，〈西安福建同鄉會 歡迎臺灣致敬團紀盛〉，《僑聲報》，1946 年 9 月 25 日，參見清華大學，「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下載日期：2010 年 3 月 29 日，網址：<http://rare.lib.nthu.edu.tw/bitstream/123456789/4897/1/001-010200110014.pdf>。

<sup>168</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7 日，頁 355；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27 日，頁 257。

<sup>16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7 日，頁 355。

<sup>17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8 日，頁 356；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28 日，頁 258。有關岳飛小說（一說研究）有 80 萬字的原稿無法出版。是以岳飛為中心，研究中華民國的民族英雄的書或小說。

獻堂令葉榮鐘以林的名義為楊肇嘉寫呈文給上海高等法院檢察署首席檢察官杜笑凡，<sup>171</sup> 將他在日治期間領導民族運動的事蹟羅列，並言他 1942 年到上海後只經商，未問外事，與日人絕少來往，卻被控漢奸罪嫌，此舉將「引起六百萬臺胞，對政府待遇臺民之懷疑」，何況司法院已有臺灣人不適懲治漢奸條例之命令，楊肇嘉又無潛逃之虞，請予釋放。<sup>172</sup> 10 月 2 日林會見楊肇嘉子楊基椿，看見楊肇嘉由獄中寄出的信，<sup>173</sup> 3 日林獻堂等一行受上海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應章）之宴請，席上同鄉王麗明說到漢奸問題，葉榮鐘聽到他的論調不禁攻擊他所說「大不近人情，臺灣受日本統治，何人不對日本幫忙，故政府三月發佈漢奸條例，不釋〔適〕用於臺灣，汝所言與蔡培火共一鼻孔出氣，自毀臺人為漢奸。」<sup>174</sup> 葉之所以如此激動，主要是如和楊相比，他和林獻堂過去的經歷恐怕「漢奸」的罪名要更重，而這些在滬的半山不免有幸災樂禍、嚴責在臺臺人之意，尤其此派為反楊肇嘉派，<sup>175</sup> 葉榮鐘因此大動肝火。

由於距致敬團回臺只剩二天，林獻堂等人去探望楊肇嘉夫人，並由個人致贈慰問金，以示朋友間的關懷。<sup>176</sup> 林獻堂在離開上海的前一天，下午和張維賢、鍾番去見辦理楊肇嘉案的杜笑凡檢察長為楊肇嘉疏通。<sup>177</sup> 楊肇嘉終於在 11 月 1 日被交保。<sup>178</sup>

<sup>171</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29 日，頁 259。呈文中，除了丘念台非團員未簽名支持外，林為恭、張吉甫、姜振驥三人也未簽名。

<sup>172</sup> 「竊獻堂等友人楊肇嘉於九月二十五日下午為鈞處以漢奸嫌疑逮捕羈押，獻堂等聞悉之下不勝駭然。」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173</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2 日，頁 362。

<sup>174</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3 日，頁 365。可惜葉榮鐘本日日記只有兩行，是此行最後一天記日記。

<sup>175</sup> 李偉光常年在上海開醫院，為中共黨員。戰後和楊肇嘉兩人競爭旅滬同鄉會理事長的職務，李在選舉當天的 11 月 9 日被捕，據李及其子女都說這是楊肇嘉買通警察局派兩名打手將李非法在警局拘留一天，意圖使李不當選，沒想到李還是當選了。參見李應章（偉光）之子女，〈祭英靈，盼統一！——紀念臺灣「二林蔗農事件」八十周年〉，收於李玲虹、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下卷，頁 271。

<sup>176</sup> 林獻堂贈十萬元，陳忻、黃朝清、李建興、鍾番各五萬元。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3 日，頁 365。

<sup>177</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4 日，頁 367。

<sup>178</sup> 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司法警察鄭鎮東：報告書〉（民國 35 年 11 月 1 日下午 4 時 50 分），「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 （五）為臺人發聲

本次致敬團除了三大任務之外，解釋臺人在日治時期的艱難立場，並不忘祖國的情懷給中央部會首長及各界了解也是重要的任務。做為準團長的林獻堂，不僅利用機會說明，也不斷希望政府釋出沒收自日人的產業給臺人經營，以便減少失業、增加生產；<sup>179</sup> 又對某些官員尚有恐日症，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若能統一自強，日本物資缺乏，非依附中國不能自存，<sup>180</sup>；甚至強調要努力建設庶免「日本復仇」。<sup>181</sup> 在西安，他向西安各界 50 多個團體報告「日本治臺情形」。<sup>182</sup> 李建興的抗日入獄就是一個活樣本，由他來說明日本人雖治臺，但臺灣人仍向著祖國，是最好的見證。李建興在 9 月 1 日拜會財政部長俞鴻鈞時，對他提出三件事來說明，一是臺、日人通婚者，50 年來不過 300 人，可見民族諧協不能勉強；二是戰後將日本的文化掃除，臺人對國語文熱心學習，咸信不到半年，各界漢文均能通順運用，由此可見民族精神之不能泯滅；三是祖國的神祇、祭祖，依舊以農曆節期供拜，農時耕作也同，雖然日人強以大和族之天照大神供奉，惟戰後不久，即不期而一同除去，<sup>183</sup> 具體說明日治時期臺人所受的苦及孺慕祖國之情。葉榮鐘代草的〈臺灣光復致敬團鳴謝狀〉說到：「臺灣離開祖國垂五十一年，此間備受異族欺凌壓迫，今一旦光復，對於祖國孺慕之情非常熱烈。今後猶望先生愛護

<sup>17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 日，頁 307。

<sup>18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5 日，頁 321。中央宣傳部部長彭學沛發言，怕日本復仇，認為日本人善組織、守紀律、不怕死。

<sup>18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6 日，頁 324。在西安接受省主席祝紹周宴請時的發言。

<sup>18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11 日，頁 333。此日之日記載：「余述謝辭，謂西安為數千年之古帝都，其文化之高，人民之溫厚，誠堪欽佩，此次欲拜黃陵，得會諸位，誠為欣喜光榮，繼略述日本治臺情形。」據《僑聲報》的記者報導，說本日林獻堂除說到接收的工廠礦工損失很大，臺人雖不會說國語，但教育普及水準甚高，有些官員明明會講廈門話，但在集會演講時，總用一口官話，還勞翻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教育方面，政府派去的老師教國語、歷史即可，理化還是由臺人擔任，課程的設計也有必要調整，專賣事業反而是造成物價上漲的因素。鍾中培，〈臺灣致敬團在西安〉，《僑聲報》，1946 年 9 月 19 日，參見清華大學，「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下載日期：2010 年 3 月 29 日，網址：<http://rare.lib.nthu.edu.tw/bitstream/123456789/4892/1/001-010200110009.pdf>。

<sup>183</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 月 1 日，頁 93。

有加、教誨不斷，俾本省文化早日歸宗祖國，雙方感情速趨一致，豈惟臺胞受福良多，其貢獻於國家者，尤非淺鮮也。」<sup>184</sup> 很能代表致敬團此行的目標。

此行李建興也利用其詩才、詩興，拉近雙方的距離。如去見張厲生時因痛感國事日非，感慨成一詩交張，張再送一紙，李又再作一詩；<sup>185</sup> 在耀縣主祭黃陵後口占一詩，詩曰：梵香頂禮意虔誠，祭罷古陵不會清；神力回天昭感極，速教四海奠和平。他這一賦詩，「當地人士以臺胞國學造詣深湛，殊出意外，以為日統制五十年此風不泯，真是極難得之事。」<sup>186</sup> 此後中央、地方官員與李互有酬酢，如考試院長戴傳賢，為致敬團「愛國之忱」賦紀念詩二首。按 9 月 21 日，全團往訪考試院長戴傳賢於考試院待賢館，<sup>187</sup> 故翌日戴院長送來詩。戴既送詩來，依禮團員應步韻和詩，該團能詩者有林獻堂、李建興、葉榮鐘、陳炘。林獻堂於 9 月 22 日詩送來當晚即為和詩，為此次行程中第一次作詩，<sup>188</sup> 惟未傳世。當夜葉榮鐘睡不著，也和了二首，<sup>189</sup> 李建興直到 29 日才和。<sup>190</sup> 丘念台在西安時，對記者訪談時曾說，臺灣的老年人平常寫信仍用中文，尤其喜歡常用古詩，「想把我們的民族思想寄寓於詩中，這可證明臺灣人的民族思想一天也不敢忘。」<sup>191</sup> 證明能漢詩即有民族思想，漢族精神尚在民間。<sup>192</sup> 能寫漢詩不僅是一種教養，也是一種深層的心靈交流，更有一種文化共感之表現，似乎能做漢詩和祭黃陵都有助於回復臺灣人做為中國人的身分。

致敬團除了留下能做詩的意象外，在服裝方面，除卻丘念台穿中山裝外，其餘都是一身筆挺的西裝，在南京、上海應不是什麼特別的打扮，但在西安，在經常穿著土布長衣或短褲的西北人看來，卻算新鮮。<sup>193</sup>

<sup>184</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早年文集》，頁 359。

<sup>185</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 月 5 日，頁 95。

<sup>186</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 月 12 日，頁 97。

<sup>187</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73。

<sup>188</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9 月 22 日，頁 348。

<sup>189</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9 月 22 日，頁 253。

<sup>190</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9 月 22 日，頁 98；9 月 27 日，頁 99。

<sup>191</sup> 闕復平，〈西安福建同鄉會 歡迎臺灣致敬團紀盛〉，《僑聲報》，1946 年 9 月 25 日。

<sup>192</sup> 李翼中，〈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頁 410。

<sup>193</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71。

## 四、致敬團的結束與其影響

長達 37 天的致敬團之行終於要結束，10 月 4 日晚上接受臺灣銀行上海分行經理謝惠元有始有終的晚宴後，致敬團正式行程到此結束。之後杜月笙請大家到皇后劇場，結束後，謝惠元再請到黃金大戲院觀賞有上海平劇皇后之稱的言慧珠，<sup>194</sup> 演「西施」全本，因此到夜間 12 時半才商量致敬團解散種種事宜。<sup>195</sup>

### （一）回臺

此次代表團除丘念台與 11 名團員外，還有 3 位秘書，他們是否一起回臺？由於丘念台此行要順便完成兩件工作，一是回廣東解救無辜被控未釋臺胞，完成夙願；二是代為物色教育人材，以協助將來；<sup>196</sup> 再加上楊肇嘉被捕下獄非留在南京協助不可，因這三個原因丘念台並未隨團回臺，一直到翌年臺灣二二八事變爆發後，3 月才回臺。<sup>197</sup> 其他如陳忻、陳逸松、林叔桓、林憲（隨行秘書）等 4 人都因尚有事，因此回臺者只有 10 名（包括李德松、陳宰衡兩名隨行秘書）。10 月 5 日一行在 10 點半抵達松山機場，長官公署派出張延哲秘書處長、秘書鄭國士前往機場迎接，此時陳儀正在桃園巡視，遂會見葛敬恩秘書長、周一鶚民政處長於長官公署，報告一行狀況。<sup>198</sup> 隨後到省黨部去見李翼中主任委員，並致贈禮物，以表達省黨部對致敬團的協助。<sup>199</sup> 隔天下午 3 時，由省參議會、臺北市

<sup>194</sup> 言慧珠：北京人，蒙古族，幼學程硯秋派青衣，兼學武旦，17 歲開始登臺獻藝。1939 年與其父京劇老生演員言菊朋組春元社，人稱言家班。同年隨班到上海，在黃金大戲院演出，後習梅派，表演風格由程轉梅，1943 年梅蘭芳回上海後，正式列入梅氏門下。言氏以扮相俏麗、嗓音甜潤，文武昆亂兼長，名噪京昆劇界，被譽為「女梅蘭芳」，1946 年在上海小姐選拔中被選為平劇皇后。1957 年起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文革初期遭衝擊，1966 年自盡，死於上海寓所，得年 49 歲。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頁 114-115。

<sup>195</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4 日頁 367；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10 月 4 日，頁 100。丘念台說是 10 月 5 日才解散，也說得通，因召開會議時已是 10 月 5 日凌晨，參見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79。

<sup>196</sup> 丘念台，《小別臺灣謹告同胞》，《臺灣新生報》，1946 年 9 月 10 日，第 5 版。在此文中指出臺灣人的缺點、外省人的優點，以及如何爭取地方自治。

<sup>197</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83。他先到南京監察院上班，12 月由南京到廣州，在當地過完春節，正想到梅縣訪友時，二二八事件發生。

<sup>198</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5 日，頁 369。

<sup>199</sup> 〈週歷內地三十八日 致敬團昨返省〉，《中華日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2 版。有關贈李翼中的筆，為葉榮鐘所採購，60 支共 10 萬 5 千元，打了九折，為回臺贈送之用。

參議會、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教育會暨記者公會共 12 團體假中山堂，聽取致敬團報告此行的經過，林獻堂的發言如下：

本省各界要求本人向中央陳述臺胞希望，但本團使命為致敬團並非陳情，是故未能詳細述及，將來必以參政員資格發表。又由臺飛滬 2 小時，由京飛西安 4 小時，可見中原萬里，祖國偉大。西安同胞告以協助西北開發等語，其親愛情緒較深。蘇州、無錫等地同胞，過去曾有一部旅居該地同胞有不好印象，本人詳細說明其出於不得已，希望臺胞今後以同胞兄弟親愛感情往來國內。……國內熱烈歡迎，絕非歡迎林某、黃某、李某等個人，而歡迎六百三十萬臺胞云。<sup>200</sup>

至於李建興則「詳細說明在耀縣遙祭黃陵的情形及感想，又在內政部見張厲生時，曾談及國共問題，本人傷心至極，流淚、作詩三首，請張部長轉呈毛澤東將軍。」<sup>201</sup> 他這一哭，「引起多人感極而泣」，以致會後「更有多人」持名片向他致意。<sup>202</sup> 接著李建興的是此行也具有隨隊醫生身分的黃朝清，他的談話言簡意賅，指出「與白崇禧、陳誠、吳鐵城秘書、張厲生等中央要人會見所得印象，國共問題若用武力可能容易解決，但中央似以一面和平交涉，一面收復失地為方針，……本人感覺祖國在技術與醫學方面極為落伍，貧富懸殊甚鉅，必需要臺灣協助。」<sup>203</sup>

<sup>200</sup> 此根據〈歡迎光復致敬團省各界 昨假中山堂舉行 團員相繼談述此行觀感〉，《民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但《中華日報》所報導的則不同，似為葉榮鐘幫林獻堂寫的發言稿，即（一）致敬團蒙受國內人士的熱烈招待與溫愛，不是致敬團本身的光榮，而是全省六百多萬臺胞的光榮；（二）西安是祖國的大後方，我們必須深深認識偉大的祖國，同時要提高我們的愛國心；（三）我們蒙受祖國的溫愛之後，必須協力建國工作，以報答最高領袖及各界同胞懷念期望之意。參見〈本省十二團體歡迎致敬團歸來 團員紛紛發言 揭露中共禍國殃民真相〉，《中華日報》，1946 年 10 月 8 日，第 2 版。由於林獻堂日記隻字未提，因此難以判斷其講話的大致內容。他且將 12 團體誤為 16 團體，此次茶話會是由林紫貴於昨日（5 日）前來邀林本日前往講話。林獻堂著、許雲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5-6 日，頁 369-370。

<sup>201</sup> 《民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中華日報》，1946 年 10 月 8 日，第 2 版，則將張厲生誤為白崇禧。

<sup>202</sup>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10 月 5 日，頁 100。此發表會應在 10 月 6 日舉行，李氏誤記在 5 日的日記上。

<sup>203</sup> 《民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中華日報》對黃氏所談只報導他談到中共的情形，說他以客觀態度分析國共談判內情，認為中共無誠意與政府談判，使國內人民得不到太平的日子。西北區共產



接著由葉榮鐘報告，他複述行前陳儀在 8 月 24 日告誡團員要用望遠鏡看中國大陸可看到好處，不要用顯微鏡，那將只看到壞處，<sup>204</sup> 葉說「打倒滿清、掃除軍閥及抗日勝利均有進步，只其速度甚為緩慢。張部長厲生告以中共問題解決後，在五年或十年間我國必有長大進步，本人深信此事之可能。臺胞有高度文化，如迅速學習國語，必能貢獻祖國建設。」<sup>205</sup> 最後由秘書陳宰衡<sup>206</sup> 報告該團的行動，歷時 2 個多小時結束。<sup>207</sup>

當天晚上 6 時，林獻堂復受臺灣廣播電臺臺長林忠之邀至電臺做 25 分廣播，說明在國內致敬團經過及感想。他指出致敬團的目的在「向祖國表示臺胞對光復的歡喜，及對全國軍民的犧牲表示感謝的意思」，「帶來臺胞的感謝，帶回祖國的溫情。」臺人應努力奮起建設新臺灣，尤其青年同志，更應體會蔣主席懷念寄期之至意而團結一致，在英明領袖領導下協力建國復員工作。<sup>208</sup> 廣播是對全臺，代表致敬團而不是他自己，因此不再說中共的問題。

10 月 6 日解散後，代表各地的團員，回到家鄉後，除對家人述說外，也接受各鄉親邀請前往談論致敬團的經過。以臺中的林獻堂為例（其他團員的資訊不足），10 月 7 日他回到霧峰即向他的親友敘述了兩個小時的國內見聞，<sup>209</sup> 10 月 9 日在霧峰戲園開致敬團報告，由他向霧峰鄉親報告致敬團的經過，<sup>210</sup> 10 日在臺中醉月樓開茶話會，由林獻堂、黃朝清、葉榮鐘分別報告，共有 70 多人參加，前後 3 小時。<sup>211</sup> 由於致敬團報告國內見聞時，也多少會說及國內對臺灣之不瞭解，最常被引用的就是，臺灣人有被說為「蕃人」或日本人的事，幸好致敬團中

軍強拉青年當兵，却宣傳為各地青年擁護他們，跟他們去，這些無理舉動，我們臺灣也許不明瞭，希望大家深深認識與了解。見《中華日報》，1946 年 10 月 8 日，第 2 版。

<sup>204</sup>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葉榮鐘日記》，上冊，8 月 24 日，頁 239。

<sup>205</sup> 《民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中華日報》，1946 年 10 月 8 日，第 2 版。

<sup>206</sup> 陳宰衡，臺中人。其父陳玉為臺中市水菓商同業會理事；另一秘書李德松為廣州《建國日報》駐臺特約記者。

<sup>207</sup> 《民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6 日，頁 376。

<sup>208</sup> 〈林獻堂昨廣播致敬祖國經過〉，《中華日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2 版。《民報》並未報導廣播內容。

<sup>20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7 日，頁 371。

<sup>210</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9 日，頁 373。

<sup>211</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0 月 10 日，頁 374；〈光復致敬團報告茶話會〉，《民報》，1946 年 10 月 12 日，第 4 版。

有人能作詩，國內人士才解除了疑惑，<sup>212</sup> 做為此團回臺後的小插曲。

## （二）致敬團的成果

如就上述，致敬團團員在回臺後所發表的談話，可知他們都感受了中央、地方官員對臺人的善意，臺人也充分表達在日本統治下的無奈與未曾忘記祖國的心意，而臺人從自我和對他人的觀察中，更加了解中國國內的情形，尤其是國共間鬥爭的問題，絕沒有想像的簡單。雖然張厲生、白崇禧、陳誠等官員都認為中共問題終會解決，但致敬團團員恐怕很難被完全說服。他們也觀察到祖國的風光和人情的溫厚，但也了解在某些方面臺灣的水準較高，恐怕國內有些地方需要臺灣協助；致敬團因大半不會說國語，只能依賴翻譯，此點也使團員痛感應該加速學習國語。總之，對內地與臺灣彼此間之相互了解有益，誠如丘念台在寫回憶錄時，總結致敬團的效果為：

把祖國和隔離了五十一年之久的臺民的民族愛與同胞愛，緊密地聯結起來。其次是疏解上下感情，讓中央明瞭臺胞是熱愛祖國，擁護政府的；同時也使臺胞在偉大的民族愛的感召之下，明白自己有責任來扶持國家民族，以及協助政府解決困難，而不可以從旁指摘瑕疵，造成不和諧的壞氣氛的。<sup>213</sup>

致敬團若只有上述這些成果而已，「效果」未免偏低。何以如此？若由林獻堂在 10 月 6 日的發言，說致敬團是去「致敬」而不是去「陳情」，換句話說丘念台原設計的是「感恩」、「致敬」，但林等人的參加多少還是帶點陳情的味道，卻未能對中央官員暢所欲言。作為省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臺灣省），又是臺灣人，丘念台早已知道陳儀的作風，必須要改變該署的作法、以安定民心，才能展開省政建設。但長官公署與民間卻上下不瞭解，本、外省有極大的隔閡，甚至物

<sup>212</sup> 《民報》〈小乾坤〉欄在 1946 年 11 月 3 日，第 3 版有如下的刊載：「在國內的人對臺灣的事情，是有不認識的地方，聞致敬團一行到國內時，在一個地方【江蘇吳縣】有人問致敬團謂：你們原來就姓林、姓黃、姓葉嗎？聽說有一部分國內的人認為臺灣人是蕃，有的認為是日本人。幸而致敬團員會作詩的人占半數以上，在宴席中即就各作一首詩以作答禮詞，認識不足的那些國內的人始為矯正其觀念。」此說應傳聞自葉榮鐘、李建興。葉在 9 月 26 日載：「【吳縣】副議長問：臺胞吃飯用筷子否？問隣座的李建興氏：臺胞在未光復前亦姓漢家姓嗎？」

<sup>213</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80。

價昂貴、失業者沒有出路。尤其戰後留在中國與海外的臺人，之前已飽受戰爭之苦，心理大受影響，又對現狀不滿，一受到刺激，就會表現出不理性的做法，<sup>214</sup> 但陳儀卻仍故步自封，自我感覺良好，即使 1946 年中央派李文範、劉文島來臺清查，<sup>215</sup> 發現某些弊端，也撼動不了長官公署。在海外的臺人，尤其是上海，在致敬團未到前的 7 月已到南京政府請願，大大激怒了長官公署；之前他以逮捕漢奸、徵收糧食等事威逼士紳，以致丘念台勸林獻堂參加致敬團避避鋒頭，「庶免在臺灣受壓逼」。

接著長官公署在處理參政員的選舉上又大失民心，8 月 16 日確立林忠、林宗賢、羅萬俤、林獻堂當選後，其餘 4 人則告難產，原因是廖文毅 13 票，楊肇嘉、林茂生、吳鴻森、杜聰明、陳逸松都 12 票，<sup>216</sup> 如何挑出最後 4 人，頗費長官公署之心機。由於廖文毅主張聯省自治，大為省黨部、<sup>217</sup> 長官公署所忌，就以有一票的廖字弄髒，如果該票不算，就變成 12 票，必須抽籤；最為長官公署忌諱的旅滬楊肇嘉，12 票中有 1 票肇字多一筆，到底要不要認定，若不認定楊將落選，若認定則要和同票的人抽籤。民政處長周一鶚決定向中央請示再決定。<sup>218</sup> 參議員林連宗乃往南京會行政院要人，質問廖文毅、楊肇嘉兩票「有效、無效」，諸要人均不敢「決定」，<sup>219</sup> 表示要移到國防最高委員會開會決定。不料最後的決定是兩票都不算，於是楊肇嘉落選、廖文毅在抽籤時也被抽中「落選」而告落選，此一做法任何明眼人一看就知出於長官公署的傑作。<sup>220</sup>

陳儀為使致敬團拜訪蔣主席、中央時不致陳情、告狀得太厲害，先給致敬團下馬威提出五個奇怪的條件，其中第三個是不得在上海停留及先接受臺灣人團體的招待，就是針對林獻堂和楊肇嘉進一步接觸。8 月 24 日陳儀還故作開明，對林獻堂問話，回答說對於臺灣政情和民情，儘管率直進言，好的說好、壞的說壞，

<sup>214</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83。

<sup>215</sup> 按李文範在 1946 年 2 月，劉文島則在同年 8 月來臺。

<sup>216</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16 日，頁 281。

<sup>217</sup> 李翼中視廖文毅為託管派，參見李翼中，〈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頁 401。

<sup>218</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350-351。

<sup>219</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8 月 29 日，頁 302。

<sup>220</sup> 據上海《僑聲報》的報導，林獻堂、楊肇嘉、廖文毅三人是長官公署不叫當選的人，林獻堂因聲望高仍以 14 票高票當選，楊則因「肇」多一劃落選，廖被抽落選，且在抽籤上搞小動作。參見〈臺灣醜事連篇〉，《僑聲報》，1946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表現得既開明又輕鬆愉快，無怪乎深受壓力的丘念台說，陳儀之能如此是「因為前幾天我們去晉見請教時，他對本團此行已就原則上說了不少暗示性的警語，此時當然不好再說什麼話了。」<sup>221</sup> 一行在這樣警告的陰影下前往「致敬」，語言又不得自由、又有丘念台當安全閥（可合理懷疑他是否將一行人的發言原原本本地翻譯，或予增減），訪問各界的時間不長，見的人多，宛如走馬燈，因此此行論理可以達成更好的效果，卻幾乎無法替臺灣做「陳情」的動作，至為可惜。

有關楊肇嘉被逮捕事件，也對致敬團造成困擾。行政長官公署在 9 月 17 日致電上海市警察局長宜鐵吾，指出楊肇嘉 1943 年在上海開的農場是沒收自美國人擁有的寶大農場，又對原幫忙美國人經營的中國人施以壓迫；而農場生產的農產品直接交由日本軍部，甚至說他就是城島村夫本人。<sup>222</sup> 上海高等法院得電，於 9 月 25 日派人將楊逮捕到案，之所以選在此時，是確定楊肇嘉省參政員落選之後，不怕楊反彈，又與即將回到上海<sup>223</sup> 的林獻堂等人見面才會出此下策。楊肇嘉和林獻堂、葉榮鐘、黃朝清三人，既有深交，又都是從事民族運動的重要伙伴，焉有見死不救之理。9 月 27 日林等一行回到南京，乃由葉起草呈文，力辯楊肇嘉無犯漢奸罪和逃亡之事實，應准其交保。<sup>224</sup>

有鑒於此事影響臺人觀感太大，留在南京的丘念台遂展開營救的活動，他在 10 月 17 日向行政院提出〈請阻止臺灣省公署訂頒條例苛究日寇統治時代工作人員以安人心團結由〉，盼行政長官廢止〈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sup>225</sup> 不能獨厚日人而懲治臺人，<sup>226</sup> 20 日丘念台再向監察院提出「通飭各省對臺胞舊案應寬憫不究，對臺政應先廉明以固國族團結，函請核辦見復由」之函，希望除了被視為戰犯臺人

<sup>221</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63。

<sup>222</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上海市警察局公函：為准臺灣行政長官警務處函請拘捕漢奸嫌疑犯楊肇嘉一案函請查照核辦由〉（民國 35 年 9 月 24 日），「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223</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司法警察單益泉、翁雲泉呈：報告書〉（民國 35 年 9 月 25 日下午），「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224</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為呈請 鑒賜准予交保開釋臺灣抗日分子楊肇嘉以昭政府愛護忠良德意由〉，「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225</sup> 〈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是臺灣省行政長官為從嚴防止奸偽參加選舉，故曾向考試院去文，考試院在 1946 年 4 月 19 日秘文字第 (295) 號令：「准予備查」在案。其中第四條：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必須停止公權。

<sup>226</sup> 侯坤宏編，《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臺北：國史館，1997），上冊，頁 14。民國 35 年 10 月 10 日于南京華僑招待所，丘念台以監察院監察委員、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的身分給立法院長孫科。

中有主持屠殺者以外，都應准其保釋，之後由監察院再於 10 月 30 日函行政院。<sup>227</sup>

這時鄭烈也起了作用，他在 10 月 18 日將葉榮鐘代林獻堂寫的呈文交給上海高等法院，<sup>228</sup> 30 日又幫楊妻張碧雲的呈文送上，希望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迅速查明秉公辦理。<sup>229</sup> 鄭烈的命令迅速地起了作用，11 月 1 日楊肇嘉被交保出獄。<sup>230</sup> 據《楊肇嘉回憶錄》一書指出，他在獄中一直到開庭時才知道原來是行政長官公署檢舉他，<sup>231</sup> 此案因有長官公署介入，<sup>232</sup> 使過程更為複雜。

丘念台以監察委員身分向行政院呈文亦起了作用，楊肇嘉終於在 1947 年 9 月 10 日被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軍法檢察官王家楨<sup>233</sup> 做出「不起訴」的處分。<sup>234</sup> 但丘念台並未居功，他把此成果做為致敬團的附帶收穫。

戰後所發生的臺灣漢奸和戰犯問題，本來多是由我單獨向中央進行解釋，得到了相當諒解和寬辦的。但到了致敬團在南京拜會司法院時，再以團體名義請求貫徹寬辦的前令，就更使負責方面鄭重轉達辦理了，這是本團附帶的一項收穫。<sup>235</sup>

<sup>227</sup> 〈據監察委員丘念台建議請通飭各省對臺胞舊案應寬憫不究，對臺政應先廉明以固國族團結函請擬辦見復由〉，收於侯坤宏編，《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頁 16-19。此由監察院長于右任致行政院，此時南京有 20 多位，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省也還有臺灣人被監禁。

<sup>228</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以京平字第 499 號令：仰查明法辦〉（民國 35 年 10 月 18 日），「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229</sup> 鄭烈令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發楊張碧雲為伊夫楊肇嘉被捕拘禁請准開釋抄原呈仰查明確情依法秉公核辦由〉（民國 35 年 10 月 31 日），「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230</sup> 楊肇嘉找了兩個保人，加附書面保證金額壹仟伍百萬元。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司法警察鄭鎮東：報告書〉（民國 35 年 11 月 1 日下午 4 時 50 分），「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231</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354-355。

<sup>232</sup> 1947 年 3 月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要臺灣省警務處查明當初控訴楊的罪行之證據，但警務處不僅不能補充說明，還要法院辦以戰犯罪。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代電：函請檢送楊肇嘉漢奸案有關證件一案特電復查照由〉（民國 36 年 3 月），「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該件只為回覆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函信字第 355 號暨 956 號公函囑檢送楊肇嘉漢奸案有關證件以憑核辦等由。

<sup>233</sup> 王家楨，1949 年來臺任律師前，曾任浙江高等法院庭長，著有《律師生涯三十年》一書。參見王家楨，《律師生涯三十年》（臺北：正文書局，1979），頁 66。

<sup>234</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處分書：三十六年戰偵字第二十號〉，「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sup>235</sup> 丘念台，《嶺海微觀》，頁 280。

### (三) 影響

致敬團的中國大陸行，其影響如何？丘念台在《嶺海微飆》中提出四點，以下依序說明。

1. 二二八事件後，中央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宣撫，白立刻找致敬團成員的丘念台與林獻堂，商量安撫的辦法，並接見李建興以便探查民意。

二二八事件時丘念台人在廣東家鄉，白崇禧乃電廣州張發奎轉電給丘，邀他火速一起到臺宣撫。他一面自粵赴臺，一面致電陳儀，要他寬大處理人犯，已得白相邀即將返臺，請匯旅費。白於3月17日來臺，丘則在27日到基隆，先見陳儀，再見白。前者對事件已平定表樂觀，後者則懷憂。丘的任務是搜集民間人士的意見，都有主張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者，這也是旅滬六團體到南京要求的。陳儀當然不同意，但後來迫於民意不反對，但又策動臺籍人士（尤其半山）連署讓他繼續當省主席，<sup>236</sup> 還要丘聯署，甚至要丘當教育廳長，<sup>237</sup> 丘予婉拒。陳儀的想法是否達成，先決條件之一要得到白崇禧支持。<sup>238</sup>

白崇禧來臺後即找了見過面的林獻堂，請林去會面，聽林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sup>239</sup> 這時運作陳儀留任主席的工作進入白熱化，先是3月16日李萬居要林同意挽留陳儀，翌日陳嵐峰少將來，對林說切不可做此事。<sup>240</sup> 省議長黃朝琴在參議會提議支持長官制度，省副參議長李萬居則提議挽留陳儀。<sup>241</sup> 這兩種看法都被林獻堂否決。林獻堂認為他的主張「為臺灣大局計也，任人毀譽我皆不關焉。」<sup>242</sup> 他不贊成留下陳儀，但贊成臺灣改為省政府。他的這個意念，在白崇禧問他時，並未正面回答。但說外面傳聞要派朱紹良來臺灣主政，那很好，福建人比較合適，<sup>243</sup>

<sup>236</sup> 侯坤宏，〈二二八事件研究：以國史館藏相關檔案史料為中心之探討〉，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6），頁1045-1069。

<sup>237</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86。

<sup>238</sup> 中央原無更換陳儀之意，至4月2日白崇禧回到南京後，由於白崇禧的建議，改變了中央原來的態度。陳三井，〈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頁838-839。

<sup>239</sup>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年3月17日，未刊稿。

<sup>240</sup>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年3月18日，未刊稿。

<sup>241</sup> 楊錦麟，〈李萬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頁138-139。

<sup>242</sup>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年3月21日，未刊稿。

<sup>243</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86。

委婉地說出陳儀不能再任省長。<sup>244</sup> 白不只在 3 月 17 日見林，在 3 月 22、23 日來臺中時，林獻堂又再次向白陳述二二八事件的遠因，將共產黨的因素列入最後一個，而將第一個原因列為臺灣人不受重用，長官公署重用外省人和半山。白崇禧信任林，在白即將於 4 月 2 日回南京時，3 月 31 日召見林獻堂，要他推荐本省人才給政府，<sup>245</sup> 由上可見白崇禧相當需要林的看法，做為決策的參考。

至於李建興，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他在臺灣省訓練團受訓，2 月 28 日當天請假參加糧食會議，是日經重慶南路專賣局前，目睹情況危急，即到長官公署獻策，經周一鶚接見，李提出三項建議，惜人微言輕，不能為所用。3 月 3 日省訓團結業後，他曾到中山堂處理委員會會議旁聽並發言，稱要共同維持交通暢通，遵守處理委員會意見，並破除省內外隔閡。3 月 4 日開始安撫瑞芳一帶，又向來瑞芳的某中將代民請罪。<sup>246</sup> 3 月 17 日白崇禧來臺宣撫，李建興以之前曾於去年 9 月 29 日見過白部長，唯恐白未能調查臺情因而採取斷然的手段處理事件，想請見白，俾能獻策，卻因地位懸殊不敢冒然前往。李母姓白，與白將軍同姓，乃決定以宗親的身分帶同李建興見白。李建興到白所住臺北賓館要求見面，即獲見面，白母乃向白說明臺情，事變既已發生，屬大不幸，如何善後，則有請部長從寬處理，白接受其意見。<sup>247</sup> 往後兩家成通家之好，白於 1966 年去世，李建興為作祭文致祭。<sup>248</sup>

由上可見，由於致敬團曾在南京見過白部長，因此白之來臺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善後，成員中的林獻堂、李建興都對白提出看法，有益於白的決策。

2. 為 1950 年蔣中正在各方「敦請」下在臺北復行視事，這時臺灣光復致敬團請前往拜謁，以表示擁護政府在臺實施反共抗俄國策，「頗蒙 總統嘉勉」。這

<sup>244</sup> 李翼中，〈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頁 408。他說丘念台告訴他，當白崇禧問林獻堂時：「林氏特舉朱紹良主席之治西北，以為西北民情習俗與中原異，朱氏臨民不擾，民安而順，使中央無西顧之憂，若得如其人者治臺，臺灣之幸。辭雖婉約而情自見，可謂善辭令者矣！」

<sup>245</sup>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3 月 31 日，未刊稿。

<sup>246</sup> 李建興，〈紹堂詩集〉，頁 32-33。見〈入團受訓〉、〈緊急請見〉、〈疾呼勸眾〉、〈安撫地方〉、〈維護交通〉、〈代民請罪〉詩及詩前說明。他向周一鶚獻的策為 1. 速派消防車救火同時利用噴水使聚集之群眾為恐衣服受濕，自動星散，切勿用武力彈壓造成慘案；2. 請急令臺北市長游彌堅公開對市民勸導，他願陪同對眾宣講以安人心；3. 勸導各處聚集之群眾解散免滋紛亂。

<sup>247</sup> 賈景德，〈李母白太太夫人墓表〉，收於孔德成審訂，〈李母白太太夫人祭哀銘〉（臺北：李氏義方居，1955），頁 73-74。

<sup>248</sup> 〈謁白部長〉、〈敬悼白上將健生先生〉，收於李建興，〈紹堂詩集〉，頁 33、155-157。

時林獻堂早在 1949 年赴日，並未參加。

3. 中央政府撤退到臺灣後，曾在大陸招待過致敬團的黨政軍要人隨同撤退來臺者，為數不少；致敬團也在 1950 年春天假圓山飯店聯合邀宴，以答謝過往的招待，敘敘舊誼以慰勞旅愁，並鼓勵反共復國。<sup>249</sup>

4. 使遙祭黃陵成為 1951 年後每年清明節中央與地方共同的行事：在中國大陸時，中央一年一度舉行恭祭黃陵，1949 年中央政府撤退來臺後不遑舉辦。丘念台認為應喚醒同胞，不忘記其身所自出，應該祭拜黃陵，即使因大陸淪陷無法祭黃陵，可以隔海遙祭，否則有忘本之可能。在和李建興商量後，<sup>250</sup> 乃以臺灣光復致敬團全體團員名義，具文建議中央政府利用每年清明節採用遙祭方式以恢復祭黃陵。當時的呈文並未拘那一天遙祭黃陵，而是建議在民族掃墓節、3 月 29 日青年節、10 月 25 日光復節，三節中選一天，「屆期全省各縣市在就地忠烈祠設香案及民族遠祖牌位，向西北遙拜，由省縣市長、省縣市參議會議長主祭，各民眾團體學校代表參加。遙拜後，並向革命及抗日諸先烈拈香。」<sup>251</sup> 此篇大義凜然、很難讓中央不接受的大文，必為丘念台所操刀。周俊宇在研究中華民國國定節日時曾指出，當時所謂民族掃墓節並非國定假日，沒有硬性規定官方紀念的方針相應，就遙祭黃陵日後在臺的呈現形態來看，「也不能忽視臺灣光復致敬團在這之中的角色。」<sup>252</sup> 說明了致敬團在「祭黃陵」上的影響。

1951 年 4 月 5 日政府在臺首次遙祭黃陵，由省府主席吳國楨主祭，再由內政部長余井塘代表中央（總統）祭黃陵，共有學生代表 1,600 人參加。<sup>253</sup> 於是祭黃陵就成為官式的祭拜活動之一。但其祭典既未能與臺灣民間長久以來的祭孔相比，也未幫黃帝建立起相關記憶場域，又不具開放性的祭典儀式，<sup>254</sup> 故其祭拜也許對遷臺來的官員仍具有「提高反攻大陸及葆愛民族的精神」的某種意義。<sup>255</sup> 李建興對遙祭黃陵的看法與上述不同，他強調臺灣人不能「數典忘祖，過於短

<sup>249</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80。

<sup>250</sup> 〈敬悼丘念台先生〉，收於李建興，《紹堂詩集》，頁 165。

<sup>251</sup> 〈緬懷華夏國魂 年年遙祭黃陵 臺灣光復致敬團呈總統 請規定每年遙祭日期〉，《中央日報》，1950 年 8 月 26 日，第 4 版。

<sup>252</sup> 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頁 146。

<sup>253</sup> 李建興，〈清明節遙祭黃帝陵的由來〉，《中央日報》，1951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

<sup>254</sup> 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頁 147。

<sup>255</sup>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 281。



視」，因此必須祭黃陵。<sup>256</sup>

自從致敬團達成每年遙祭黃陵的建議被政府採納後，致敬團就不再有任何活動了。由上可知該團在二二八事件前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企圖緩和中央政府與臺灣間緊繃的關係時所做的努力，至於其成果與影響，並不明顯。

## 五、結論

臺灣光復致敬團是 1946 年 3 月底 4 月初，由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丘念台所籌組，主要目的在於表達臺人對於祖國抗戰八年犧牲無數生命換得臺灣光復表示感謝之意，同時藉著臺灣代表上京與蔣介石主席以下中央、黨部官員接觸，表達臺灣人受日本 50 年嚴苛的統治，仍無一日忘記祖國，縱有因此助日之人，亦屬情有可原。再藉著中央官員對臺灣人的撫慰，能使臺人對祖國有進一步的認識，更能藉由遊覽名勝大澤而更知祖國的地廣物博，增加臺人的向心力，並了解在臺灣的處境雖困難，並非全國都出了問題。這個致敬團自籌備到成行約四個月，主要的目的有三，一是謁拜中山陵，二是向蔣主席及中央各首長致敬，並寄贈捐款給國軍將士遺族，三是祭拜黃陵。最困難的是籌款，當時臺灣百業蕭條，又有各種攤派（如修介壽館、先烈遺族的捐款），已是難以應付，最後總算籌到臺幣 200 萬（國幣 8,000 萬）；至於代表的選取也難產，因為要達到上述三項目的，御用紳士並不合適，不願出 3 萬 5,000 元旅費的也排除在外，所選擇的 10 人，兩位具有抗日後裔（姜振驤）、抗日者身分（李建興），其餘並非全是能代表臺灣的人，各縣市的人選分布亦不均。代表之一的林獻堂在丘念台、蔡培火兩人的遊說及李翼中的勸說下勉強參加。也許丘認為在陳儀的標準下，林獻堂雖是第一級御用紳士（漢奸），但他認為林沒去開過貴族院會議，前期又有領導抗日運動之功，應該是合適的代表，如果中央能接納林獻堂，對解決臺灣人漢奸的問題較為容易。致敬團有部分人抱著此去將以陳情的方式向中央說明臺灣遭受的困境、陳儀長官的不適任。但失民心又失政的陳儀早料到此，他對在滬的臺灣人最感頭痛，他們才剛在 1946 年 7 月中，結合六團體向南京政府陳情，要求將長官

<sup>256</sup> 李建興，〈清明節遙祭黃帝陵的來由〉，《中央日報》，1951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

公署改為省政府，派適當的人來擔任省長。陳儀因此在致敬團即將要出發時提出五個條件，使林獻堂不能當團長，陳炯不能參加，不准祭黃陵，臺人到上海後必須立刻到南京，也不許團員上廬山見蔣主席。上述的條件，無非怕臺灣人告狀，影響他在臺的地位，故不得不做防範。

8月27日全團上路，第一個目的謁中山陵很快達成，第二見蔣主席卻因蔣當時在廬山而決定不管陳儀的「條件」而到西安去祭黃陵。沒想到當地下雨，加上該地是共產黨的「勢力範圍」不能前往，只能在耀縣遙拜，且林獻堂也因病而不去耀縣。由於天候不佳，一行人6日到西安，17日方得回南京，而這時蔣仍未回京，只好展開拜會並到鎮江、蘇州、無錫、太湖等處遊覽，9月27日回南京，一直到9月30日才見到蔣主席，一行的任務總算圓滿達成。

原來只打算去半個月，結果滯留37天，致敬團除了拜會外就是遊覽，在這些行程中他們關注的是物價、共產黨、臺灣地方自治、漢奸的問題，同時注意為臺灣發聲，盡可能說明臺灣的現況以及遭遇的困難，即使見蔣介石時，林獻堂仍將物價騰貴與失業的問題陳明；在與中央官員對答時，也不只一次談到陳儀統治的失政，如在西安時，林獻堂報告臺灣現況時談到工廠停工、物價、教育等面臨的問題，他們甚至探聽陳儀有沒有下臺的可能，答案是為維持顏面，暫不會下臺；他們又打聽到曾養甫可能是下一任省主席人選，也前去拜訪，葉榮鐘很失望地在日記上載著「乃一病夫」。上述聲音都沒有被當局聽到。蔣主席宴致敬團時，要他們幫助陳長官，吳鼎昌還拼命為陳儀辯解，可見當時蔣主席及其以下官員對陳儀還相當信任。

10月5日光復致敬團回到臺灣，他們主要是將臺灣人的感謝帶到中國大陸，將祖國對臺灣的關愛帶回來，加深雙方的了解。可惜的是此行對當時臺灣的困境沒有太多的改善，而9月25日上海高等法院在長官公署要求下，將楊肇嘉逮捕，對致敬團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祖國形象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缺損。陳儀先前對致敬團加以阻撓，事後也不親自接見致敬團，是否因致敬團去祭黃陵，違背了他的指示，還是真的在桃園巡視，無法抽身回臺北，不得而知。但可知陳儀與臺灣省黨部不同調，陳儀和臺灣士紳之間也不融洽。不論如何，透過代表團能詩、漢姓，多少讓國內的人知道臺灣人也是漢民族，同時透過祭黃陵，恢復做為漢民族的一

分子，透過謁中山陵、見蔣主席表達致敬，成為中華民國國民的意思已經充分表達。可惜的是，對中國大陸而言，臺灣人是已然陌生的同胞，他們對臺灣的認知相當有限。

據丘念台認為致敬團的效能和其影響，有致敬團拜訪司法部，表達對查辦臺灣人漢奸、戰犯嫌疑者的疑慮，並以團體名義請求，由是司法院辦理了，對臺人漢奸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楊肇嘉繫獄 37 天後獲釋即其一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防部長白崇禧奉命來臺宣撫，就在來的當天召見林獻堂，接受李建興的求見，明瞭事件的前因後果，加上丘念台自廣東趕回，對白的宣撫工作有所協助，也堅定了由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的決心。另一個影響是 1950 年上書當局，提倡利用民族掃墓節遙祭黃陵，以示不忘本，因而自 1951 年起省府、中央各地都利用神社改的忠烈祠做為遙祭的場域，即使有如上的影響，也是十分有限。

至於參加致敬團的 11 位成員往後的情況如何？除了鍾番此後沒有相關資料不論外，林叔桓仍繼續其社會救濟工作。<sup>257</sup> 黃朝清 1950 年 5 月過世。李建興在臺灣礦業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與白崇禧上將成為通家之好，1981 年過世。林為恭曾於 1960 至 1968 年擔任兩任苗栗縣縣長，成為苗栗地方派系黃派的代表人，展現其政經實力，逝於 1982 年。陳逸松曾任考試委員、中央銀行常務董事，1970 年轉往中國，任全國人民代表法創委員會委員，1977 年赴美，1999 年過世。張吉甫於 1947 年 11 月 27 日當選屏東縣的國大代表，<sup>258</sup> 在二二八事件相關資料中，被列在「現在逍遙法外分子名冊」中，認為他「參加屏東暴動任處理委員」。<sup>259</sup> 1952 年又因不實罪名，遭拘押於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後經國防部判決無罪，<sup>260</sup> 1975 年過世。姜振驥 1947 年起擔任褒忠亭（義民廟）管理委員會管理人主席、財團

<sup>257</sup> 林叔桓任臺灣省私立臺南救濟院董事長兼院長、臺灣省社會救濟事業協會常務理事、臺灣省政府參議、臺南市政府顧問、臺南市私立新生幼稚園董事長、私立南英商業職業學校董事、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常駐監察人。參見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臺北：該會，1955），頁 100。

<sup>258</sup> 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臺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2001，初版第 3 刷），第一冊：1945-1965，頁 50。

<sup>259</sup> 侯坤宏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北：國史館，2002），第二冊：國家安全局檔案，頁 427。

<sup>260</sup>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藏，〈國防部判決四十一年度防隔字第 106 號〉。張吉甫被指控的罪名為「於民國 36 年至 39 年間，收受匪諜吳乃光活動費舊臺幣 1,000 元，鼓動鄉民組織『牛犁會』及『三七五減租參酌處』為匪宣傳並擅權竄改屏東參議會決議案，通電呼籲釋放在押政治犯。」他的同案還有 6 人，有 4 個被判死刑，1 個判 15 年，1 個判感化，只有張吉甫無罪。

法人褒忠亭義民中學財團董事長、私立義民中學董事長等職務 20 多年，亦任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並熱愛攝影，其作品收入邱萬興所編著的《北埔百年影像史》。<sup>261</sup> 林獻堂於 1949 年 9 月赴日，迄 1956 年過世。葉榮鐘於 1948 年入彰化銀行服務，迄 1966 年退休，1978 年過世。準團員陳焯，不幸死於二二八事件。諸人的生平中，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對其一生的影響均不大。團員中，除了李建興、林為恭外，均未成為往後臺灣人的意見領袖，而林獻堂則因避居日本，不再有影響力，就這點來逆推，當時光復致敬團的代表性仍有不足。但當時參加致敬團者被視為一種榮譽，自不待言。

要研究致敬團始末，首在一手史料的取得，《灌園先生日記》自 1946 年 3 月 31 日丘念台開始籌組致敬團（原稱謝恩團）就已記載，一直記到 12 月 2 日遠在中國大陸的丘念台命原致敬團的秘書陳宰衡、李德松帶信給林獻堂，要道謝曾對致敬團招呼的人之書稿。<sup>262</sup> 他的日記可以補 8 月 23 日致敬團集合前，丘念台到臺灣各地募款的辛苦。雖然日記中他僅要言不煩地記載每日所有的行程，疏漏難免，但他對拜會的人姓名、職稱所載最詳，對時間的流程也盡量記載，顯示他是一個守時且一絲不苟之人，但絕少記自己的感想，因此研究致敬團不能僅用他的日記。

葉榮鐘的日記是最能補充也最有趣的，他記日記較無規律性，但他對行程中的小插曲記載最多，如由臨潼回西安路上沒油，一行進退維谷之狀；為了吃一碗鮑肺湯開一個鐘頭車；江蘇吳縣的副議長問臺灣人吃飯是否用筷子，或是否姓李、林等，以及見主席時，每個人爭位子的情形。更可觀的是，他將所見的人印象較深刻的講話及觀感都予以紀錄，也為林獻堂做文書工作，草擬救楊肇嘉的呈文。

李建興的日記既感性又詳實，他對祖國感覺，幾乎是一路讚嘆到底，<sup>263</sup> 又能因所感而哭，又記下所寫的詩、所見的風光、所吃的好料理。他也和葉榮鐘一

<sup>261</sup> 邱萬興編著，《北埔百年影像史：看見客家天水堂風華》，頁 122-124；簡永彬執行主編，《凝望的時代：日治時期寫真館的影像追尋》（臺北：夏綠原國際有限公司，2010），頁 26。

<sup>262</sup>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12 月 2 日，頁 433。依據本條記載，《葉榮鐘早年文集》中所收錄的〈臺灣光復致敬團鳴謝狀〉、〈臺灣光復致敬團南京拜會名單〉，有可能是丘念台的資料。

<sup>263</sup> 他只有在上海赴南京途中看到「全棺暴露，一任風吹雨打。」的現象而歎曰：「臺灣甚少見之！當此文明盛世，此等頑風陋習，實屬有礙國體，吾誠願其速之耳！」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8 月 30 日，頁 92。

樣，很賣力地記下每一個見面者的行事作風、所說的話。此行他奉母命捐了 1,000 萬元給教育部，<sup>264</sup> 是一項義舉，也顯示白太夫人的見識，二二八事件時敢帶兒子去見白崇禧，可算佳話。

丘念台的《嶺海微飆》一書中，有一節專講〈組織臺灣光復致敬團〉。由於他是致敬團的策劃人，也是與省黨部、中央黨部、中央政府各單位的聯繫者，甚至是領隊，因此他的回憶錄史料價值極高，如對陳儀的阻撓所提出的五個條件，他不喜歡團員去談國內的政治問題，在回憶錄中都能看到 he 背後的辛苦。

他的回憶錄與其他三種日記相比，並沒有仔細記載每天的細節，與部分官員互動的狀況，但他談到了致敬團的效果及影響，這是其他日記所沒有的。

將四個人的日記加以比對、考訂，即能清楚顯現致敬團 37 天的活動，比較可惜的是，《蔣介石日記》所載致敬團的部分在他當日的日記中只有「下午接見臺灣致敬團，茶會。」短短 11 個字，他如何看待由臺灣去的致敬團，很難探知。其餘致敬團在南京、上海、西安所見的人，是否有人留下相關日記，目前尚未找到。

由本文可知，日記資料對了解事件的始末，各人在行程中呈現不同的看法，或相同的見解，都可經由日記而能對致敬團做深入（也許瑣碎）的研究，也可以報紙的資料來補充、檢證，所以在研究歷史問題上，日記史料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

<sup>264</sup> 地方請褒資料，〈李白娘善行事蹟〉，收於孔德成審訂，《李母白太夫人榮哀錄》，頁 77。此筆款項捐給南京國立中央大學。

## 引用書目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 179，案卷號 988。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藏，〈國防部判決四十一年度防隔字第 106 號〉。  
《大公報》，1946 年 1 月。  
《中央日報》，1950 年 8 月、1951 年 4 月。  
《中華日報》，1946 年 9-10 月。  
《民主報》，1946 年 1 月。  
《民報》，1946 年 7-8、10 月。  
《僑聲報》，1946 年 9 月。  
《臺灣新生報》，1946 年 9 月。
-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  
1955 《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 王家楨  
1979 《律師生涯三十年》。臺北：正文書局。
- 世界文化服務社編纂委員會（編）  
1957 《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工商企業界》。臺北：世界文化服務社。
- 中華民國人事錄總纂委員會（編）  
1953 《中華民國人事錄》。臺北：中國科學公司。
- 丘念台  
1960 〈追懷獻堂先生〉，收於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 15-22。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  
1976 《嶺海微瀾》。臺南：中華日報社。
- 司法行政部（編）  
1948 《戰時司法紀要》。南京：司法行政部。
- 李建興  
1961 《紹堂詩集》。臺北：自刊本。
- 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  
1983 〈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中外雜誌》33(1): 91-100。
- 李翼中  
1992 〈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第二冊，頁 371-4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李應章（偉光）之子女  
2007 〈祭英靈，盼統一！——紀念臺灣「二林蔗農事件」八十周年〉，收於李玲虹、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 250-277。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吳巍（主編）  
1956 《南臺灣人物誌》。臺中：東南文化出版社。

周俊宇

2008 〈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10 《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2010 《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邱萬興（編著）

2004 《北埔百年影像史：看見客家天水堂風華》。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侯坤宏（編）

1997 《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臺北：國史館。

2002 《二二八事件檔案編》，第二冊：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

侯坤宏

1996 〈二二八事件研究：以國史館藏相關檔案史料為中心之探討〉，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頁 1045-1069。臺北：國史館。

益井康一

1977 《漢奸裁判史：1946-1948》。東京：みすず書房。

徐水德

2004 〈徐水德先生日記〉，收於許雪姬訪問，《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53-28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徐瓊二（淵琛）

1946 〈本・外省人感情の疎隔〉，收於徐瓊二，《臺灣の現實を語る》，頁 73-75。臺北：大成企業局出版部。

第三戰區金廈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編）

1947 《閩臺漢奸罪行紀實》。廈門：江聲文化出版社。

國史館（編）

2002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21 輯。臺北：國史館。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

1997 《柯台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

2002 〈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收於胡健國主編，《20 世紀臺灣歷史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989-1062。臺北：國史館。

許雪姬（總策畫）

2005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三井

1992 〈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頁 825-846。臺北：國史館。

陳運棟

1983 〈林公為恭傳略〉，《臺灣文獻》，34(1): 41-45。

黃典權（總編纂）

1993 《重修屏東縣志》，卷六：人物志。屏東：屏東縣政府。

游振亮

- 2009 《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蔣渭川先生史料彙編》，「附錄一：蔣渭川先生大事年表」，頁 150。臺中：臺灣省諮議會。

臺灣新民報社（編）

- 1937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葉榮鐘（著）、葉芸芸（主編）

- 2002 《葉榮鐘早年文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葉榮鐘（著）、林莊生（主編）

- 2002 《葉榮鐘日記》，上冊。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福建省檔案館、廈門市檔案館（編）

- 1993 〈廈門市臺灣同鄉會發起籌備以至成立週年會務概況及將來計畫與建議報告書〉，收於福建省檔案館、廈門市檔案館編，《閩臺關係檔案資料》，頁 191-192。廈門：鷺江出版社。

賈景德

- 1955 〈李母白太夫人墓表〉，收於孔德成審訂，《李母白太夫人榮哀銘》。臺北：李氏義方居。

楊肇嘉

- 1970 《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

楊錦麟

- 1992 《李萬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興南新聞社（編）

-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熊月之（主編）

- 2005 《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劉晏齊

- 2005 〈從救恤到「社會事業」：臺灣近代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紹堂（主編）

- 1975 《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 1981 《民國人物小傳》，第四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薛化元（主編）

- 2001 《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第一冊：1945-1965。臺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戴振豐

- 1999 〈葉榮鐘與臺灣民族運動（1900-194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國輝

- 2002 〈龍與臺灣史研究：與張光直對談於臺北圓山飯店〉，收於戴國輝著、林彩美主編，《戴國輝文集》，第八冊：臺灣史對話錄，頁 193-207。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書局。

簡文彬（執行主編）

- 2010 《凝望的時代：日治時期寫真館的影像追尋》。臺北：夏綠原國際有限公司。



## 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Taiwanese Retrocession Tribute Group”

Hsueh-chi Hsu

### ABSTRACT

The “Taiwanese Retrocession Tribute Group” (臺灣光復致敬團) was founded in 1946 by Qiu Niantai (丘念台), Lin Hsientang (林獻堂) and eight other members. They set out for the Mainland on August 27th of that year and returned to Taiwan on October 5th. The principal goal of this trip was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They also wished to restore their status a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paying homage to the tombs of Dr. Sun Yat-sen (孫逸仙) and the Yellow Emperor (黃帝). In addition, they expressed their compliance with the central Chinese rule by showing respects to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and other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However, the preparations for this trip were hastily done and fund-raising did not go smoothly. On top of these,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Taiwan, Chen Yi (陳儀), imposed many obstacles right when the group was about to set off.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d, whether the delegation could accomplish their mission remained doubtful.

With reference to the daily journals of the group members, memoirs, as well as th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f that era, 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delegation and their subsequent influence. It is especially worth noting that the group had originally wished to make us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appeal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improv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Nevertheless, the delegation achieved nothing more than paying tribute to the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Mainland.

**Keywords:** Taiwan Retrocession Tribute Group, Qiu Niantai, Lin Hsientang, Trial of Traitors

